



文選

和  
505  
17



和  
門  
號 505  
卷 17

周  
禮  
卷  
三十九

六臣註文選卷三十九

梁昭明太子蕭統撰

唐李善 呂延濟 劉良 張銑 李周翰 呂向註

上書

上書秦始皇一旨精深而偉麗且音節於控讀之

李斯善曰史記李斯者楚上蔡人也西

來間秦以作溉渠已而覺秦室大臣

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秦者祇為其

主游間秦耳請一切逐客李斯議亦

復李斯官後始皇帝以斯為丞相及

二世信趙高之譖具斯五刑署斬咸

明治三十九年  
九月二十六日  
購求

陽市也  
良注同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銑曰吏百官也昔者善無

穆公求士向曰士謂賢才也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

奚於宛善曰史記曰戎王使由余於秦秦後歸繆公以客禮禮之又曰晉獻公以百里奚為秦

穆公夫人勝於秦百里奚欲重贖之恐楚子不許以

執之繆公聞百里奚欲重贖之恐楚子不許以

五穀半皮贖之楚人許與之繆公與議國事大

悅投之國政翰迎蹇叔於宋來邠豹公孫支

於晉善曰史記曰百里奚謂繆公臣不及臣友蹇叔賢而世莫知繆公使人厚幣迎蹇叔

以為上大夫左氏傳曰晉邠豹不鄭不豹奔秦

又曰秦伯謂公孫支曰夷吾其定乎對曰今其

言多忌克難哉杜預曰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

善無穆公用之并國三十遂霸西戎善曰史記曰秦用出

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孝公用商鞅於

之法向曰公孫鞅衛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

富疆百姓樂用諸侯親服善曰史記曰獻公卒

西入秦說孝公變法修刑內務耕稼外勸戰死

之士賞罰三年百姓便之天子致胙諸侯畢賀

也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疆善曰史記曰衛鞅將

兵圍魏安邑降之又曰衛鞅擊魏公子印封鞅

為列侯號商君印五剛切翰曰舉猶開也今

秦之治國商君印五剛切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

因此而疆商君印五剛切拔三川之地西并

只用秦事最  
真切明白用  
得近來等  
字便有味

通篇三大段  
末四句收第一  
段破的第二段  
折雜第三段  
取喻乃反三論  
作咏嘆勢

文選卷之七

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

善曰史記曰孝公卒子惠文君立又曰惠

文君八年張儀復相秦攻韓宜陽降之孝公十年納魏上郡張儀伐蜀滅之又攻楚漢中取地

六百里置漢中郡史記云孝公納上郡此云惠王疑此誤也又曰武王立張儀死武王謂甘茂

曰寡人欲通車三川窺周室使甘茂伐宜陽拔之然通三川是武王張儀已死此云惠王用張

儀之計拔三川疑此誤也三川韓界也良曰秦至惠王始稱王張儀魏人也銑曰拔除也

上郡地名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臯之險割

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子使之西面事秦功

施到今善曰九夷屬楚夷也鄢郢楚二縣蓋秦韓魏燕趙齊楚也漢書音義文穎曰關東為從

史記惠王卒韓魏齊楚皆賓從銑曰包兼也

九夷蠻夷通稱鄢郢楚都也成臯地名膏腴良地也壤亦地關東為從關西為衡從者關西六

國合而攻秦用張儀之計散昭王得范雎廢穰

敗之而不得合也施惠也侯逐華陽疆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

業善曰史記曰武王卒立異母弟為昭襄王又曰穰侯魏冉者秦昭王母宣太后弟太后二

弟其異父長弟曰穰侯姓魏氏名冉同父弟曰芊戎為華陽君魏冉為相國范雎說秦昭王言

穰侯權重諸侯秦王乃免相國逐華陽君關外

春秋保乾圖曰光闔害蠶食天下高誘淮南子注曰蠶食無餘也向曰范雎魏人也穰侯魏

冉秦相也華陽君芊戎也皆秦之用事者也杜

塞也言如此上善無四君皆以客之功者穆公

孝公惠王昭王也以用也此由此觀之客何負

數人者皆非秦人故云客

文選三

三

第一節

一及三又分兩節  
後三節及後發  
明甚痛快此等  
題運委不可謂  
法於知有步驟

於秦哉。善曰負猶累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善作納踈

士而不弗善作與。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疆

大之名也。今陛下致崑山之玉。有和氏善作之

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織五臣作織離

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繅徒河之鼓。善曰新序固

曰夫劍產於越。珠產於江浦。玉產於崑山。此三

寶皆無足而致。墨子曰和氏之璧。隨侯之珠。越

絕書曰楚王召歐冶子。將作鐵劍。二枚。二曰

太阿。孫卿曰織離。蒲梢。皆馬名。鄭玄禮記注曰

繅。皮可以冒鼓也。齊曰和氏寶。則下和之。此

數寶者。秦不生一馬。而陛下悅之。何也。必秦國

之所生。然後可。五臣無則夜光之璧。不飾朝廷

犀象之器。不為玩好。而趙衛之女。不充後庭。駿

馬。馱决馱啼。不實外廐。善曰周書曰正北以馱

良曰犀角象牙也。馱馱為獻。廣雅曰馱馬屬

青。不為采。所五臣以飾後宮。充下陳。善曰下陳

晏子曰有二女。願得入身於娛。心意悅。耳目者

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元珠之簪。傳璣之珥。

阿縞古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善曰說文曰

日齊之東阿縣。縞帛所出者也。此解阿義與于

虛不同。各依其說。而留之。舊注既少。不足稱善

日齊之東阿縣。縞帛所出者也。此解阿義與于

虛不同。各依其說。而留之。舊注既少。不足稱善

和曰高氣太急  
此更散作兩以  
以緩調承不足  
鋪叙節奏

以別之佗皆類此銑曰以宛珠飾簪而隨俗  
傳璣飾珥珥璫也縞繒帛也出阿縣  
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善曰隨俗雅

化而能隨俗也向曰治美夫擊甕貢於扣善作  
也窈窕美貌美女出於趙

也善曰說文曰甕及甕也缶瓦器也秦人鼓之  
也以節樂翰曰搏擊也髀腿也鳴鳴聲也  
鄭衛桑間韶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善曰禮記

音亂世之音也又曰桑間濮上亡國之音也樂  
動聲儀曰舜樂曰簫韶又曰周樂伐時曰武象  
宋均曰武象象伐時用干戈徐廣曰韶一作昭  
也銑曰桑間地名而鄭衛桑間之樂皆淫樂

也韶虞舜樂也今棄擊甕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  
韶虞若是者五臣無何也快意之善無當前通

觀而已矣善曰高誘呂氏春秋注曰適中適也今取人則不然不  
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然則是

所重者在乎色樂而所輕者在乎民人此非所  
五臣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齊曰跨臣聞地

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彊者則士勇是以秦  
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

就其深善曰管子曰海不辭水故能成其高王者不  
却衆庶故能明其德善曰文子曰聖人不讓是

第二節

第三節

四後收控通  
篇劉向韓愈  
所注

按亦意後注  
軟收却味態  
有怪

是占吳王裏言  
蓋有心照愛美  
但以此求以附能  
然以故子互征之  
之不至終不可解  
總之以此意勝

以地無四方。人善作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

福。良曰率土之內皆為王臣何四方異國之有

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

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善曰郭象莊子注曰資

首民也。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裹足不入秦。

良曰言雖裹足以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

者也。善曰戰國策范雎說秦王曰此所謂藉賊

於秦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

秦。日藉借也寇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

於秦。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

秦。得也。

上書吳王一首

鄒陽善曰漢書曰鄒陽齊人也陽事吳

書諫為其事尚隱惡不欲指斥言故

難然後乃致其

臣聞秦倚曲臺之宮。懸衡天下。畫地而人不犯。

兵加胡越。善曰應劭曰始皇帝所治處也若漢

臺殿如淳曰衡猶稱之衡也言其懸法度於其

上。申子曰君必有明法正義若權衡以稱輕重

而詞鋒持勁利  
且消字險白居  
兒錯出真是  
身三又身

所以一羣臣也。良曰曲臺秦所居宮名懸衡。懸法度也。畫地不犯教令也。胡越南北邊之國也。至其晚節末路張耳陳勝連從容兵之據以

叩函谷咸陽遂危。善曰史記曰陳勝字涉陽城人也。勝為王號為張楚西擊秦。又曰張耳大梁人也。陳勝起蕘以耳為校尉。廣雅曰據引也。言相引以為援也。銑曰晚節末路謂二世時也。扣擊也。何則向曰設函谷關名咸陽秦所都也。列郡不相親萬室不相救也。秦之政也。今胡數涉北河

之外上覆飛鳥下不見伏兔。善曰史記曰秦惠王遊至北河徐廣曰戎地之河上也。蘇林曰覆盡也。言胡上射飛鳥下盡地之伏兔。齊曰胡即匈奴也。言胡人野不見鳥獸。鬪城不休。救兵不止。死者相隨。輦

車相屬轉粟流輸。去千里不絕。善曰鄭玄禮記良曰輦車運輦之車屬及也。言轉輸千里不絕於道此假言吳與諸國并力為漢所拒胡而實言諸國怨漢與吳連兵比伐於漢耳。故說諸國之心不齊必無成矣。下文言其所由也。何則疆趙責於河間。善曰應劭曰趙幽王為呂后

王取趙之河間立弟辟疆為河間王。至子襄王無嗣國除遂欲復還得河間之地。銑曰責求也。趙大國故云。六齊望於惠后。善曰孟康曰高

呂王台奉邑又割琅邪郡封營陵侯劉濞為琅邪王。文帝乃立悼惠王六子為王。言六齊不保今日之恩而追怨惠帝與呂后。漢書曰文帝閔

齊比逆亂自滅盡封悼惠王諸子為列侯。後齊文王薨無子於是分齊為六。荊間為齊王。惠為

濟北王。賢為淄川王。雄渠為膠東王。卬為膠西

王。比王賢為淄川王。雄渠為膠東王。卬為膠西



王璧光為齊南王也。向曰：惠帝時，齊悼惠王入朝，呂后欲殺之，獻城陽地，尊魯元公主而得免。此六王之心常也。城陽顧於盧博。善曰：孟康追然，惠帝及高后。城陽顧於盧博。善曰：孟康喜也。喜父章與弟興居討諸呂有功，本當盡以地。王章梁地，王興居文帝聞其欲立齊王，更以二郡王之。章失職，餘費興居誅死。盧博，濟北王右處，喜故顧念而怨也。又曰：二郡謂城陽、章所封齊地，興居所封與居誅死，故喜顧念。而恨也。泰山郡有博縣，齊北縣也。翰注同。三淮南之心思墳墓。善曰：張晏曰：淮南厲王三子，善曰：孟康曰：不專救漢也。如淳曰：皆自私怨，痛忿不能為吳也。若吳舉兵反，天子來討，謂四國但有意不敢相救也。以孟康解其文，故言不專救漢如淳解其意，故云不能為吳。二說相成，義乃可明也。良曰：言諸國皆有私怨，不為吳也。今大王不憂其不可，若舉兵伐漢，天子來討，諸國但有其意，無敢相救。蓋不能胡馬遂進，窺於邯鄲。越水長沙還舟青陽。善曰：蘇林曰：言胡越孟康之義也。張晏曰：還舟聚舟也。言胡為趙難，越為吳難，不可恃也。此微同如淳之說。秦始皇本記曰：荆王獻青陽之田，已而背約，得要擊我南郡。銑曰：邯鄲趙都也。長沙郡名，還聚也。青陽水。雖使梁拜淮陽之兵，下淮東，越廣陵以遏越人之糧。漢亦折西河而下，北守漳水以輔大。

錢曰：漢後破吳，楚幸用此計。吳王曉之，而不知怪，誠愚於故淮南。

國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之所為大王患也

善曰大國謂趙也陽假言吳思助漢今胡越俱來伐之漢雖復使梁并淮陽之兵以遏越人之糧漢截西河以下而助於趙終無所益故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為大王患也然其意欲破難吳計雖使當為乃使越人當為吳人輒當為禦言吳趙欲來伐漢漢乃使梁并淮陽之兵以止吳人之糧漢截西河以禦於趙如此則趙不得進吳不得深陽惡指斥故假胡越錯亂其辭以下乃致其意焉 向曰陽惡指斥其事因雜亂其言意者欲以沮吳之計使不舉兵而務隱其言詞越假比吳也輔猶拒也胡比趙也言吳趙欲來伐漢漢必使梁并淮陽之兵以止吳人之糧漢截西河以拒於趙如此則吳趙各深不能相濟事則必敗故為大王憂也

蛟龍驤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霧雨咸集聖王砥

善作節脩德則游談之士歸義思名善曰底與

也戰國策蘇秦說趙王曰遊者為之談說也言自然相感者也驤舉也龍無翼言翼即鱗也砥礪也陽

將致其意也今臣盡智畢議易亦精極慮善曰

日改易精思以謀慮之濟則無國而不可干日言變易精思極盡謀慮也

奸善作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

善曰爾雅曰奸求也奸與干同然臣所以無所

以歷數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國

而樂吳民也善無竊高下風之行尤說大王之

義善曰新序公孫龍謂平原君曰臣居魯則聞下風高先生之知悅先生之行也良曰言

來游於吳已歷數王也自齊至吳度淮千里下

尤甚風之行言王之美行及人如風之馳下也高敬

也百不如一鶚善曰孟康曰鶚大鵬也如淳曰鶚

也至謂夫全趙之時武力鼎峙天子服叢臺

下者一日成市不能止幽王之沈患善作湛字

曰全趙趙未分之時應劭曰後分為三也絃服

大盛玄黃服也臣瓚以為鼎士舉鼎之士叢臺

趙王之臺韋昭曰高帝子幽王友呂脂殺之湛

今沈字翰曰全謂未分之時鼎士力舉鼎者

殺之沈文也淮南山東之俠死士盈朝不能

還厲王之西也善曰漢書曰淮南厲王長謀友

曰死士輕義之士盈滿也朝王朝也然則計善

淮南厲王長謀反廢遷蜀故云西然則計善

謀議不得雖諸賁不能安其位亦明矣善曰左

公子光享王鮑設諸賓劍於魚中以進抽劍以

刺王說苑曰勇士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

避狼虎良曰諸專諸賁孟賁皆故願大王審

古勇士也不安其位言無益於事故願大王審

畫而已始孝文皇帝據關入立寒心銷志不明

求衣善曰臣瓚以為文帝入關而立以天下多

心銷志見國家多難也不明求衣自立天子之

言早起聽朝也銑曰畫謂畫策自立天子之

後使東牟朱虛東襄儀父之後善曰應劭曰天

東牟朱虛侯章東兪齊王嘉其首舉兵欲誅諸

父謚也功與齊相類善曰應劭深割嬰兒王之曰文帝封

齊王六子為王其中有小嬰兒皆厚割齊注同壤子王

地與之言孝文帝於骨肉厚善曰言文帝之時梁王揖代王

梁代益以淮陽善曰言文帝之時梁王揖代王

武為梁王也然參揖皆少故云壤也晉灼曰方

言梁益之間所愛諱其肥盛曰壤也又曰方言

璋其肥盛晉書注以璋為諱也良曰壤子猶

愛子也言文帝王其愛子揖為梁王參為代王

武陽王後梁王揖薨卒仆濟北囚弟於雍者豈

徙武為梁王益加也善曰漢書曰齊北王興居聞帝

非象新垣等哉善曰漢書曰齊北王興居聞帝

殺又曰淮南王道死應劭曰二國有姦臣如新

垣平等勸王共反也銑曰仆頰也齊北王興

居聞帝之代乃反使將擊之興居自殺故謂頰

也淮南王文帝弟也流徙之蜀至雍不食而死

則謂因也今天子新據先帝之遺業左規山東右制

關中變權易勢大臣難知善曰今天子景帝也

規猶帶也變易權勢合常道也向曰大王弗察臣恐

大臣難知難探測也欲其戒慎大王弗察臣恐

周鼎復起於漢新垣過計於朝則我吳遺嗣不

可期於世矣善曰如淳曰新垣平詐言鼎在泗

在其中弗迎則不至為吳計者猶新垣平之言

非象新垣平中言恐周鼎復起下言新垣過計

曰張良說漢王燒絕棧道也言攻之易故不繕  
留也濟曰高祖自漢中絕所燒之棧道至雍  
以灌章邯而破之收敵善作人之倦東馳函谷西  
楚大破善曰張晏曰項羽自號西楚霸王濟  
西楚則項羽所稱也水攻則章邯以亡其城陸擊則荆王  
以失其地善曰如淳曰荆亦楚謂項王敗走此  
皆國家之不幾者也願大王熟察之善曰孟康  
不可庶幾得之也銑曰言羽等甚彊盛尚見  
破滅為國家者不可不慎其幾微也熟猶深也

於獄上書自明一首

鄒陽善曰漢書曰陽以吳王不可說夫  
之梁從孝王游羊勝公孫詭等疾

陽惡之於孝王孝王怒陽下獄吏  
殺之陽乃從獄中上書書奏孝王立

出之卒為上客也向曰陽為人  
慨不為苟合介立於羊勝公孫詭之

間勝等疾陽此篇勢大要分五節  
餘同善注抑強立案下引子夜之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語

耳昔者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歟之

善曰如淳曰白虹兵象日為君畏畏其不成也  
列士傳曰荆軻發後太子相氣見白虹貫日不

徹也吾事不成矣後聞軻死事太子曰吾知其  
然也翰曰燕太子丹使荆軻往刺秦王使相

氣見白虹貫日不徹而畏其事不成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事太

白蝕昴昭王疑之善曰蘇林曰白起為秦伐趙  
破長平軍欲遂滅趙遣衛先生

湘靈書曰篇首五  
加揚書為一節  
書之序也以此信  
為左右為客  
伏案

文選卷三十九

十一

生說昭王益兵糧為應侯所害事用不成其精誠上達於天故太白為之食昂如淳曰太白天之將軍也 齊曰秦使白起代趙破長平軍欲遂滅趙遺衛先生說昭王益兵為應侯所害事不成故云昭王疑也是時太白食昂昂趙分也將有兵故蝕焉蝕于歷切 夫精誠變天地而信不諭兩主豈不哀哉 良曰變動諭明也兩主燕太子

秦昭 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左右不明卒從

吏訊為世所疑 善曰張晏曰盡其計議願王知

三日問之知與前辭同不也 是使荆軻衛先生

復起而五臣無燕秦不悟也願大王熟察之昔

者善無玉人獻寶楚王誅之 善曰韓子曰楚人

山之下捧而獻之武王武王使人相之玉人曰

石也王則和左足武王薨成王即位和又獻之

王人又曰石也則其右足 向曰下和得玉璞

獻之楚武王武王以為非玉則其右足誅亦刑

也 李斯竭忠胡亥極刑 善曰史記始皇以李斯

斯具五刑者也 向曰李斯忠諫於世名 是以箕子

伴善作 狂接輿避世恐遭此患也 善無也字

紂淫亂不止箕子懼乃伴狂為奴論語曰楚狂

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 翰曰

箕子見紂無道伴狂為奴接輿避世之亂亦伴狂而歌也 願大王察玉人李

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 善曰以其計無使

臣為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鳴美

文選卷三十九

十一

後曰白頭如新  
語曰白頭如新  
語曰白頭如新  
語曰白頭如新

新故不知  
新故不知

善曰史記比干彊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中有七  
竅剖比干觀其心又曰子胥自剄王乃以子胥  
尸盛以鴟夷之革浮之江中應劭曰取馬革  
鴟夷鴟夷搯刑 齊曰比干彊諫紂剖其心而  
觀子胥諫吳王吳王賜之死取其屍以皮作鞣刑臣始不  
信乃今知之良曰知忠願大王熟察少加憐焉  
語曰白頭如新傾蓋如故善曰漢書音義曰或初不相識相知至白  
頭不相知文穎曰傾蓋備交蓋駐車也家語曰  
孔子之鄭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甚相說  
銑曰言人不相見自少至老其猶新  
知情若相得傾蓋之間有同故交也何則知與  
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荆軻首以奉丹  
之善無事善注同向曰於期為秦將得罪於  
秦而逃於燕荆軻見於期曰今聞秦

購將軍之首金千斤邑萬家有一言可以解燕  
國之患報將軍之仇何如於期曰為之柰何軻  
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於秦王王必喜見臣臣  
因左手持其袖右手搃其脅於期從之遂自刎  
藉借也丹即燕太子徐廣曰搃丁鷓切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  
郢以却齊而存魏善曰漢書音義曰王奢齊臣也自齊亡之魏齊伐魏奢登  
城謂齊將曰今君之來不過以奢故也義不  
苟生以為魏累遂自剄齊兵遂却翰注司夫  
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  
去二國而死兩君者行合於志而慕義無窮也  
是以蘇秦不信天下為燕尾生善曰服虔曰蘇秦於秦不出其  
信於燕則出尾生之信也又曰史記蘇秦曰尾  
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

柱而死翰曰蘇秦於天下知反白圭戰亡六

城為魏取中山善曰張晏曰白圭為中山將亡

遇之還拔中何則誠善作有以相知也蘇秦相

燕人惡之於燕王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馱馱

音蹄善曰惡謂說孟康曰雖有讒惡王更膳

以珍奇之味也銑曰燕王怒其讒者而轉重

蘇秦更烹一駿馬以白圭顯於中山中山善無

食秦馱馱駿馬名字人惡之於魏文侯文侯五臣無投以夜光之

璧善曰言白圭拔中山而尊顯而人說短於文

實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淨

詞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

見嫉昔者司馬喜臏脚於宋宰相中山善曰

策曰司馬喜三相中山尚昔呂刑曰臏者脫去

人之臏郭璞三蒼解詁曰臏膝蓋也翰曰司馬

喜為宋所刑而說中山之范睢摺拉脇折齒於

君而王以為相也臏刑也范睢摺拉脇折齒於

魏卒為應侯善曰史記曰范睢隨魏中大夫須

牛酒須賈以為持魏國陰事告齊以告魏相魏

之諸公子魏齊遂使人答擊范睢折脇摺齒雅

得出亡入秦為應侯廣雅曰摺折也齊曰范

-5 215 35 875" data-label="Text">

睢為魏相魏齊之所答擊折齒摺脇睢得出亡

嫉妬摺齒是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蘇秦列傳

故女多美惡五  
眾口非為三節  
出嫉妬二字根  
新故來



也是以申徒狄蹈雍平之河徐衍負石入海

服虔曰殷之末世人也如淳曰莊周云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河爾雅曰水自河出為雍

言狄先蹈雍而後入河漢書音義曰徐衍周之末人也見列士傳論語識曰徐衍負石伐子自

狸守分亡身握石失軀宋均曰狸猶殺也力之切如淳同向注何曰申徒狄諫殷不聽自投

於河水自河出為雍徐衍惡不容身於世義不

周末之亂負石投於海申

苛取比周於朝以移人主

善作之心善曰新語

民身不容於世言皆義不苟取比周朋黨在朝

廷以移主上之心妄求合也六韜曰結連朋黨

比周為權杜預曰比近也周故百里奚乞食於

道善無路繆善作

公委之以政

善曰說苑鄒子

奚乞食於路而

任之以國

善曰呂氏春秋曰甯戚飯牛車下望

曰甯戚扣轅而歌此二人者善無

借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意

堅如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故偏聽

生奸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

善同

向曰齊人饋女樂季相子受之三日不

宋信子

夫以孔翟

善作

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

善作

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

善作

善作

善作

偏種獨任五大  
王道卦為第四  
首以不所避為  
正善正誨。偏種  
獨任又招新故  
嫉妬來

偏袒猶位控  
二句是案

以危。濟曰宋魯竟弱故云危。何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善曰善

國語冷州鳩曰衆心成城衆口鑠金賈逵曰鑠銷也衆口所惡金爲之銷亡積毀消國亦云消

骨又曰讒毀之言骨肉之親爲之消滅國亦然也。是以秦用戎人由余

而霸中國齊用越人子臧而疆威宣。善曰言齊

威宣二王所以疆盛史記桓公卒于威王因齊立威王卒于宣王辟疆立張晏曰子臧越人也

良曰秦穆公取由余於戎而用之穆公爲霸王齊用越人于臧而威王宣王所以疆盛此

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竒偏之辭哉公聽並

觀垂名善曰善也當世善曰公聽無私也並觀無偏故意合則胡越爲

昆弟由余子臧是也不合則骨肉爲讐敵朱象

管蔡是也。五臣作矣善曰史記曰舜弟象傲

曰周公位冢幸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向曰刑朱堯子而不肖也象舜

弟常欲殺舜管叔蔡叔皆周公弟也流惡言以疑周公周公誅之言此四人於堯舜周公則爲

骨肉而不率父兄之德故爲讐敵。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

宋魯之聽則五伯善作不足侔而善無三王易

爲比也是以聖王覺悟捐子之心而不說田

常之賢良。善無良字同翰注翰曰五伯齊

相秦穆晉文宋襄楚莊也侔比也三

王禹湯武也濟曰捐棄也燕昭王屬國於子

之子之南面行王事齊國因伐燕燕國君會死

文選三十九

子之亡信可棄也。齊田常弒簡公而立平公，封以常為相。五年，齊國政皆歸田常，何足悅也。封比干之後，脩孕婦之墓，故功業覆於天下。何則？

欲善無厭也。善曰：應劭曰：紂剗妊者，觀其胎產，良曰：紂剗比干，剗懷孕之婦。武王

封其後而夫晉文公親其讎而疆霸諸侯。善曰：張晏

曰：寺人勃鞞也。國語曰：初，獻公使寺人勃鞞伐文公於蒲城。文公踰垣，寺人斬其袂及入。寺人求見於是，曰：鄰莫內，畏備悔納。公謀作亂，伯楚知之，故求見。公公遠見之，伯楚以呂卻之謀告

公韋昭曰：寺人掌內袂袂也。勃鞞字伯楚。銑曰：離謂寺人勃鞞為晉獻公之逐文公，斬其袂。

文公謂位用其言而免。齊桓公用其仇而一匡

天下。善曰：左傳：寺人披謂晉侯曰：齊桓公置射鉤而使齊仲相相論語曰：管仲相桓公，霸諸

侯一匡天下，此之謂也。銑曰：善曰：謂管仲為公子糾射桓公中鉤。何則？慈仁殷

勤誠加嘉字於心，此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

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疆天下，而卒車裂

之。善曰：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反。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舍人不知其是商君，曰：嗟乎！為法之弊一至於此哉！秦惠王車裂商君，鄭玄周禮注。

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而霸

中國，遂誅其身。善曰：史記：越王句踐舉國攻吳，大夫種越平吳以兵也。更至宋

方諸侯，吳賀稱霸王。范蠡乃去，遺大夫種善種，見稱疾不朝，人或讒種作亂。越王乃賜種劍而

自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烏陵，子仲辭

殺。

三公為人灌園

善曰列女傳曰於陵子終賢楚王欲以為相使使者往聘迎子

終出使者與其妻逃乃為人灌園也向口孫叔敖楚之處士三為相而不喜知其才得之三

去相而不悔知其非已罪餘同善注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

可報之意披心腹五臣作賜見情素善曰戰國策蔡澤說應侯曰公

孫鞅事孝王竭心謀示情素隳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

愛五臣作變於士善曰於士所未無所愛惜也則桀之犬善作狗可

使吠堯而跖復之客可使刺由善曰應劭曰由許由也跖盜跖

也韋昭曰言恩厚無不使戰國刀鞮謂田單曰跖之狗或吠堯非其主也吠音吹並同翰曰

隳開也何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濟曰言尚能盡

心於人人無然則荆軻沈善作湛七族要離燔妻

子豈足為大王道哉善曰張晏曰七族上至高祖下至魯孫呂氏春秋曰

吳王闔閭欲殺王子慶忌要離曰誠助臣請必能吳王曰諾明且加罪焉執其妻子燔而揚其

灰高誘曰吳王為加要離罪燒妻子揚其灰也濟曰荆軻為燕刺秦王不成其七族坐之沈沒

也吳王將殺王子慶忌要離詐以罪亡令吳王燔其妻子而揚其灰要離走見慶忌因以劍刺

之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於道路

善無衆莫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

蟠木根柢善輪囷離奇善曰張晏曰柢下本也而為萬乘器者何

則以左右先為之容也善曰張晏曰柢下本也

前說正善已詳  
此忽又出起奇  
喻振起一篇精  
神詞工善妙真  
是雕龍絕技

臣向明月玉末

八文卷三十一

一

右以善忠信一可  
後東金篇

後四節俱以卦  
熱肺為節奏

廣雅曰蟠曲器謂服玩之屬容謂彫飾杜預左  
氏傳注曰容形容也

也抵本也輪困離奇屈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隨

盤高下也萬乘天子也

侯之珠夜光之璧抵足結怨而不見德故有人

先談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善曰談或為游  
向曰德重者人

德故也今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雖蒙

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蒙被

術法也伊管伊尹管仲也龍逢比干皆忠臣也欲盡忠當世之君而素

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信輔人主之治

則人主必襲按劍相聘之跡矣善曰小雅  
日開達也

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為枯木朽株之資也善無

謂日龔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

善曰張晏曰陶家名模下圓者為鈞以其能制

器為大小比之於天也論語考比讖曰引五子

以避俗遠邦殊域莫不向風良曰陶鈞造而

瓦器者制方圓大小任其所欲故比之矣而

不牽乎卑辭之語不奪乎衆多之口善曰聖人

所牽蘇秦曰卑辭以謝君國語故秦皇帝任中

冷州鳩曰衆心成城衆口鑠金

庶子蒙嘉之言以五臣有信荆軻之說而七首竊

發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而歸以王天下善曰

策曰荆軻既至秦持千金之資幣厚遺秦王寵

臣中庶子蒙嘉嘉為先言於秦王曰燕願舉國

為內臣如郡縣又獻燕督亢之地地圖窮七首

見秦王驚自引而起軻乃引其七首以隨秦王

通俗文曰七首其頭類七故曰七首短而便用

也六韜曰文王田于渭陽卒見呂尚坐茅而漁

戰國策范雎謂秦王曰臣聞呂尚遇文王立為

太師史記西伯獵果遇太公於渭立為師也

銑注秦信左右而亡周用鳥集而王善曰漢書

同公望塗溝卒遇其成王何則以其能越拘纒之

功如鳥鵲之暴集也獨觀於昭曠之道也拘纒

語馳域外之議善作善無諂諛之詞牽於惟

淺近昭曠今人主沈於沈於諂諛之詞牽於惟

大明也善曰漢書音義曰言為左右便辟侍惟

牆之制善曰漢書音義曰言為左右便辟侍惟

妻妾所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此鮑焦所以

怨於世而不留富貴之樂也善曰不羈謂才行

木作如槽列士傳曰鮑焦怨世不用已采蔬於

道子貢難之曰非其世而采其蔬此焦之有哉

棄其蔬乃立枯於洛水之上蔬即古蔬字齊

曰不羈賢才無所拘繫也驥良馬也皁飼牛馬

權也餘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污義砥止礪

文同名號者不以利傷行善曰尚書注曰砥磨石

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迴車善曰

日史記樂書紂作朝歌之音朝歌者不特也淮

南子曰墨子非樂不入朝歌古有未詳良曰

惡有勝母之名紂作朝歌之音朝歌者不特也

不特也朝朝而歌無所用心故醜之今欲便

天下恢廓之士誘於威重之權脅於位勢之貴

自明曰云瑞也此  
按自云多困而  
後怨先客而樹  
功之意

回面汗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  
士有伏死堀穴巖五臣作藪之中耳安有盡忠  
信而趨闕下者五臣無哉銖曰恢廓廣大

上書諫獵

司馬長卿

向曰是時天子方自擊熊  
逐獸相如因上疏諫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鳥獲捷言慶  
忘勇期賁育善曰史記曰秦武王有力士鳥獲  
孟詵皆至大官呂氏春秋曰吳王  
欲殺王子慶忌謂要離曰吾嘗以逐馬之江上  
而不能及說苑曰勇上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  
行不避狼虎戰國策曰壯士死且不避臣之愚暗竊以

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

獸卒然遇軼才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

塵善曰漢書音義曰大駕屬車八十一乘車塵  
言清尊之意也濟曰軼才過於衆也駭驚

也不存謂勢不可以存也屬車與不及還轅人  
從車言犯清塵不敢指斥之地

不暇施功雖有鳥獲逢蒙之伎力不得施善無  
施字

用枯木朽株盡為難矣善曰吳越春秋陳音曰  
黃帝作弓後有楚狄以

以道傳弄弄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

豈不殆哉良曰起轂接軫有如我雖萬全無患  
狄不遠矣軫車後橫木

然本非天子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

通篇只廣說  
譬喻不一明指  
多定名是劍俸  
意亦不暇以駮  
賊文亦不似

而馳猶時有銜。檄月之變。善曰張揖曰銜馬勒也。檄駢馬口長銜也。

家語子曰汎掃清路行者必止莊子伯樂曰我

善調馬前有飾檄而後鞭策之威銑曰馳行

也。春秋曰吳為丘墟。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

向曰豐茂聘馳也。其為害也不亦難矣夫

變之意。注曰利猶貪也。其為害也不亦難矣夫

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而樂出萬有一危之塗。

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也。翰曰萬乘天子也。蓋聞明

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善曰太公無形何曰萌始形見也。禍故善作多蔽於

隱微而發於人所忽者也。銑曰忽輕也。故鄙諺曰家

累千金。坐不垂堂。善曰張揖曰畏欄瓦墮中之也。銑曰懼瓦墮而傷之也。

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留意幸察。

上書諫吳王

枚叔。善曰漢書枚乘字叔淮陽人為吳王濞郎中吳王初怨望謀為逆也。乘奏善諫王不納遂去之從梁孝王遊後景帝拜乘弘農都尉卒然乘之卒在相如之前而今在後誤也。齊注同。

臣聞得全者昌。失全者亡。善曰史記淳于髡說鄰忌子曰得全全昌。

失全全亡。前曰全謂安全之道。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

全謂安全之道。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

全謂安全之道。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

全謂安全之道。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

全謂安全之道。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



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百里。

韓子曰：舜無置錐之地，於後世而德結。史記：秦說趙王曰：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

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百里。立為天子，誠得其道者也。上不絕三光

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

善曰：不絕，度也。高誘：淮南子注曰：三光，日月星也。齊曰：不絕其明者，舜禹湯武與天合德，日月不食，五星不絕。

故父子之道，天性也。

善曰：父子，君臣也。孝經曰：父子之道，天

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置

五臣無罪，直諫則事無遺

策，功流萬世。

良曰：遺，失也。臣秉願披心腹，善作而效

愚忠，惟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棄言。

效進怛，傷也。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懸之無

極之高，下垂之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

其將絕也。

向曰：縷，絲縷也。三十斤曰鈞。馬方駭，不側言至深不可得知也。

鼓而驚之，係方絕，又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

結，墜入深淵，難以復出。

善曰：孔叢子曰：齊東郭亥欲攻田氏，子貢曰：今

子士也，位卑圖大，殆非子之任也。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懸之於無極之高，下垂於不

測之深，傍人皆畏其絕而造之者，不知其子之謂乎。馬方駭，鼓而驚之，繫方絕，重鎮之，馬奔車覆，大響不禁，繫絕其高，墜入于深，其危必矣。亥曰：吾已矣。翰曰：駭，驚也。鼓擊鼓也。鎮，壓結續也。其出不出，間不容髮。

善曰：蘇林曰：臣改計取福，正在今日，言其微切。

此喻及子之危

甚急曾子曰律歷迭相治也其間不容髮矣

濟曰事之幾微切急其間不容一髮言改其過

謀脩其政道不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孫善曰

可失於今日子曰平則慮險安則慮危是百舉不陷也良

日言雖百度舉措不失善道是盡脫於禍也

必若所欲為危於累卵難於上天變所以善無

欲為易於反掌安於泰山善曰說苑曰晉靈公

求見曰臣能累十二博棊加九鷄卵其上公曰

危哉國語曰升天之無階也反掌言易也孟子

曰武丁有天下猶反掌也春秋保乾圖曰安

於泰山與日合符鏡曰欲為謀逆之計變改

也今欲極天命之上無窮之極善有樂

究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善曰

極窮究盡也而欲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難

此愚臣之所大惑也走趣也人性有畏其景而

惡其迹却背而走迹逾多景逾疾不如就陰而

止景滅迹絕善曰莊子漁父曰人有畏景惡迹

景不離自以為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

處陰以休景靜處以息迹愚亦甚矣齊曰景

也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為欲

湯之滄諒楚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

薪止火而已善曰漢書音義或曰滄寒也呂氏

火則止矣春秋曰夫以湯止沸沸愈不止去

濟曰滄冷也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由抱

此喻及謀之易

此及末節俱云  
邪念之宜早絕

薪而救火也

善曰文子曰不治其本而救其末無異盤梁而止水抱薪而救火也

良曰不絕於彼謂逆謀也救之於此謂以逆求福也

善有去揚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大加百中

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乃善無百步之內耳

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

善曰戰國策曰蘇厲謂周君曰養由

基者善射去揚柳葉百步而射百發百中也

內耳言已為謀慮深遠與人相比福生有基禍生有

胎也善曰服虔曰基胎皆始也納其基絕其胎禍何

自來哉善無秦山之靈力穿石彈極之統五臣

斷幹善曰自從也晉灼曰統古綆字彈盡也極

也也幹井上木也言盡極井索用久而刻斷其木

也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

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

丈必過善曰張晏曰乘所轉四萬六千八十銖

丈量徑而寡矣善曰文子曰夫事煩難治也法

之至丈必差銖而稱之至石必過石稱丈量徑

而寡失故大較易為智曲辯難為惠徑直也

良曰徑疾寡少也若石稱丈量則疾而且易所

失又少矣言事大略斷之則定以小智成之則

失又少矣言事大略斷之則定以小智成之則

失又少矣言事大略斷之則定以小智成之則

失又少矣言事大略斷之則定以小智成之則

此喻及謀之有

只此後以入正意  
於又只泛說

敗夫十圍之木始生而蘗足可搔先而絕手可  
 擢而拔善作抓 善曰尸子曰千丈之木始若  
 絕廣雅曰搔抓也 宇林曰抓杜交切 銑曰三  
 尺曰圍十圍言大也 藥小也 搔撥斷絕 擢擢也  
 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 善無也 宇 向曰磨礪  
 砥礪不見其指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  
 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  
 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 善曰賈逵國語注曰  
 砥磨石也 翰曰為事不已必見其效此所以  
 諫王父為逆謀恐一朝見用矣磨礪砥礪皆磨  
 石臣願五臣無王熟計而身行之此百代不易  
 之道也

### 上書重諫吳王

齊曰晁錯為御史大夫定  
 制度削諸王地吳王與諸  
 國既舉兵反以誅晁錯為名漢聞之  
 斬錯以謝諸侯乘復上書說王使罷  
 兵湘靈曰此才真有可疑朝美字脩治

### 枚叔

善曰漢書曰吳王舉兵西嚮以誅  
 晁錯為名漢聞之斬錯以謝諸侯  
 乘於是復上林皆亦帝事景帝時何浮云然不  
 說吳王 於了王不相抵接也

### 昔秦西舉胡戎之難

去北備榆中之關南距羌

### 箒

音昨善之塞東當六國之從子容反 善曰

而却也漢書曰金城郡有榆中縣又曰南夷自  
 雋東北君長十數葺都最大六國韓魏燕趙齊

楚也。良曰言秦二面有敵而又能東向以當六國也。六國韓魏燕趙齊楚關東連兵曰從距至也。羌荜夷名。六國乘信陵之藉。明蘇秦之約。厲荆軻之威。

善曰孟康曰魏公子無忌號信陵君又曰漢書音義曰無忌嘗總五國却秦有地資也。銑曰信陵君無忌嘗率二國兵逐秦至函谷關其後六國乘藉其力蘇秦又約六國連兵以拒秦燕復使荆軻以刺秦王。并力一心以備秦。然秦卒禽六國。

滅其社稷而并天下者。善作是何也。則地利不同而民輕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衆脩戎狄之義而南朝羌笮此其與秦地相什而民相百。大王之所明知也。

分秦地爲三而漢全有之故云全秦而盡有六國之衆又脩恩義以撫戎狄而羌夷來朝此之於秦其地十倍其人百倍過之也。今夫讒諛之臣爲大王計者不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小大以爲吳禍。

此臣所以爲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訾於漢譬猶蠅蚋而之附羣牛腐肉之齒利劔鋒接必無事矣。

善曰說文曰秦謂之蚋楚謂之蚊齒猶當也。翰曰訾量也蚋蚊也蠅蚋固不能害牛也朽肉觸劔徒自斷耳吳之犯漢有類於斯無事言必敗無成事也腐朽也齒猶觸也。天下聞吳率失職諸侯願責先帝之遺約。

謂削地也責求先帝約謂本封。今漢親誅其三公以謝前過。

善曰齊曰

善曰

善曰

錯為御史大夫故曰三公也良曰三公謂是

錯也錯為御史大夫而言三公者重其事也前

過謂是大王之善無威加於天下而功越於湯

武也夫吳有諸侯之位而富實於天子有隱匿

之名而居過於中國銑曰隱匿謂僻在東海也

夫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輸去錯出軍行

數千里不絕於郊其珍怪不如山東之府善曰

曰漢時有二十四郡十七王也又曰此言貢獻

之多方輸四方更輸錯雜而出如淳曰山東吳

王之府藏也又曰錯出張云錯互出攻則謂興

軍遠行也軍一為運錯出謂四方更

獻之而行也向曰方輸謂貢

錯雜也珍怪寶玩也山東府吳府名

向陸行不絕水行滿河不如海陵之倉善曰如

漢京師仰須山東漕運以自給

離宮積聚玩好高倉守禽獸不如長洲之苑善曰

服虔曰吳苑也韋昭曰長洲在吳東

也良曰上林天于苑長洲吳苑名

上路不如朝夕之池善曰張晏曰曲臺長安臺

夕為池銑曰曲臺漢宮臺名臨上路言臺下

臨苑路矣朝夕池海也漢宮池小故不如也

深壁高壘副以關城不如江淮之險向曰壁壘

重也關城函谷峽武等關

淮南吳之所以為固也

也今大王還兵疾歸尚得十半善曰言王早還

冀十分之中得

牛安全翰曰十不然漢知吳之有吞天下之

心赫然加怒遣羽林黃頭循江而下襲大王之

都齊曰羽林黃頭襲水戰者也掩魯東海絕吳

之讓失道善曰吳讓軍自海入河故命魯國入

及東海郡良曰魯東海二梁王飾車騎習戰

射積粟固守以備榮陽待吳之饑大王雖欲反

都亦不得已也夫三淮南之計不負

其約向曰三淮南謂淮南王安衡山王賜廬江

齊王殺身以滅其迹也善曰晉灼曰齊孝王將聞

從後藥布等聞初與三國有謀欲伐之王懼自

殺漢書曰齊王聞吳楚平乃自殺今乘已言之

誤也翰注同四國不得出兵其郡趙囚耶

單此不可掩亦已明矣善曰晉灼曰膠東膠西

此謀應劭曰漢將酈寄圍趙王於邯鄲與囚無

異杜預左氏傳注曰掩匿也齊曰四國謂三

淮南及齊也言不得出於郡也趙王今大王已

遂發兵應吳此事以彰不可掩覆善曰張晏曰

去千里之國而制於十里之內矣吳地方千里

梁下也兵方十里言王必張韓將北地弓高宿

見制於此地也良注同張韓將北地弓高宿

左右謂將兵在吳軍之此也服虔曰弓高侯韓

類當也如淳曰宿兵不得下壁軍不得太息日向

軍左右銑注同兵不得下壁軍不得太息日向

言吳兵之  
急壁軍城  
臣竊哀之願大王孰察焉

### 詣建平王上書

江文通

善曰梁書曰宋建平王景素好士淹隨在南兖州廣陵令郭彥之得罪辭連淹繫州獄中上書景素覽書即出之向曰詣謁也餘

昔者賤臣叩心飛霜擊於燕地善曰淮南子曰

惠王惠王信譖而繫之鄒子仰天而哭正夏而天為之降霜春秋考異郵曰桓公殺賢吏民含痛流涕叩心也輸曰賤臣鄰行也叩心言恨也庶女告天振風襲於

齊臺五臣作堂善曰淮南子曰庶女告天雷電下擊景公臺墮

齊之少寡無子養姑姑無男有女女利財而殺母以誣告寡婦婦不能自解故冤告天司馬彪莊子注曰襲入也下官每讀其書未嘗不廢

卷流涕善曰沈約書曰郡縣為封國者內史相始改此制為下官太史公曰始齊之崩通讀樂

雜騷悲其文何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

行善曰淮南子文也高誘曰士有同志同德其交接有一會而分定故曰有一定之論貞女信而見疑

戮是以壯夫義士伏死而不顧者此也善曰史記曰原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法言曰壯夫不為左傳曰義士猶或非之又曰君子曰臣治

牧子秋中侍  
懶將書尺效  
江淹



煩去惑者也足以伏死而爭李陵與蘇武書曰  
足下遭時不遇至於伏劍不顧良曰伏死不  
顧竟之深也下官聞仁不可恃善不可依謂徒  
此謂由此

虛語乃今知之善曰馬遷悲士不遇賦曰臣常  
以為然徒虛語耳又曰伏願王暨停左右少加

憐察善曰鄒陽書曰左右不明卒從吏訊又曰  
願王熟察少加憐焉銑曰停左右欲其

下官本蓬戶桑樞之人布衣韋帶之士淮南

子曰處窮僻之鄉蓬戶甕牖操桑以為樞北齊  
人所謂形植稗黑憂悲而不得志也高誘曰編

蓬為戶樞桑為樞王嘗聞蓬戶樞之說乎伏  
王嘗聞蓬戶樞之說乎伏

天下善曰淮南子曰古之人同氣于天地與一  
世而優游及偽之生飾智以驚愚設詐以

博學疑聖飾詩書以賈名譽於天下日者謬

得升降承明之闕出入金華之殿善曰漢書帝

君殿承明之廬又曰班伯少受詩於師丹上方

向學鄭寬中張禹朝夕入說尚書論語於金華

殿中詔伯受焉翰曰日者猶頃者謬得諫詞

也升降出入於承明闕金華殿謂嘗官於朝廷

也何嘗不高影疑嚴側身高禁者乎五臣作也

詩序曰側身脩行班婕妤好自傷賦曰應門閉兮

禁門高濟曰高影側身皆戒懼也疑堅嚴敬

也高禁宮竊慕大王之義復為門下之賓備鳴

盜淺術之餘豫三五賤伎之末善曰史記曰孟

乃囚孟嘗君謀欲殺之孟嘗君謀欲使人抵昭  
王幸姬求解姬曰願得君狐白裘此時孟嘗君  
有一狐白裘入獻之昭王無佗裘孟嘗君患之  
編問客莫能對最下為狗盜者曰臣能得狐白  
裘乃夜為狗以入秦宮藏中取所獻狐白裘至  
以獻幸姬姬為言昭王孟嘗君得之馳去至關  
關法雞鳴出客孟嘗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坐者  
能為雞鳴遂得出之如食頃追至關已後孟嘗  
君乃還袍朴子軍術曰大將軍當明案九宮視  
年在宮常就三居五五為死三為生能知三五  
橫行天下司馬遷書曰使大王惠以恩光顧以  
得奏薄伎良同善注

矣。善曰鄭玄詩箋曰為光言天子恩澤光耀被  
及已也曹植豔歌曰長者賜顏色泰山可動  
移餘又同銑銑曰荆軻之燕太子東宮臨池

也。復進軻曰非為太子愛金但臂痛耳佩猶荷  
也。荆卿即軻也豫讓為智伯將刺趙襄子而不  
成襄子責之曰子事范中行氏智伯滅之不為  
報讎臣事智伯智伯死而子獨何以為之報讎  
也。讓曰范中行氏以衆人遇我我故衆人報之  
智伯以國士遇我我以國士報之分分義也

常欲結纓伏劍少謝萬一。善曰左氏傳曰衛太  
之子路曰太子無勇若燔臺未半必舍孔叔太  
子聞之懼下石乞孟壓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  
于路曰君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又曰晉侯殺  
里克公使謂之曰子弑二公與一大夫為子君  
者不亦難乎對曰若二公與一大夫為子君  
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劍而死莊子與堯加  
曰今於道秋毛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向曰  
淹言願殺身如此萬中有一以補於王也餘同  
注善剖心摩踵以報所天。善曰鄒陽上書自明曰

剖心摩踵以報所天。善曰鄒陽上書自明曰  
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  
善曰鄒陽上書自明曰  
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

淨辭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

劉熙曰放至也左氏傳箴尹克黃曰君天也何

休曰君者臣之天而觀焉踵足也所天謂建忠

諫於紂紂剖其心而觀焉踵足也所天謂建忠

王不圖小人固陋坐貽謗鞅固陋之愚也

也胎取也缺毀也謙迹墜昭憲身限幽圜履影

乎心酸鼻痛骨善曰陸機謝內史表曰幽執囚

謂魏武曰今秦王反戾天常每念之痛入骨髓

良曰隆陷也昭憲明法下官聞虧名為辱虧形

也限隔幽圜謂獄也念來忽若有遺善曰尸

次之每以一念以每作是念忽若有遺善曰尸

以虧形為辱君子以虧義為辱李陵答蘇武書

曰每一念至忽然忘生銑曰虧損遺失也言

如有所加以涉旬月迫季秋天光沈陰左右無色

身非木石與獄吏為伍善曰司馬遷答任少卿

罪涉旬月迫季冬呂氏春秋曰行秋令則天多

沈陰蔡邕月令章句曰陰者密雲也沈雲之重

也司馬遷答任少卿書曰身非木石獨此少卿

與法吏為伍向曰涉歷也伍對也此少卿

所以仰天植心泣盡而繼之以血者善無也

善曰韓子曰十和乃抱其璞而哭於楚山三日

三夜泣盡繼之以血向曰少卿李陵字也陵

與蘇武書曰何圖志未立而然已成此陵所

以仰天植心而泣血也言已之恨同於李陵下

官雖乏鄉曲之譽然嘗聞君子之行矣善曰燕

扶曰士無鄉曲之其上則隱於簾肆之間卧於

譽則未可與論行其

其

上

巖石之下

善曰漢書曰谷口有鄭子真蜀有嚴君平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一日裁數

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論衡曰谷口鄭子真耕於巖石之下名震京師

同善次則結綬金馬之庭高議雲臺之上

善曰漢書曰蕭育與朱博友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西都賦曰承明金馬著作之庭東觀漢記曰建初元年詔賈逵曰南宮雲臺使出左氏大義

蕭朱結綬謂相薦達也金馬待詔處也高議論政理也漢退則虜南越之君係單于之頸

善曰漢書曰南越與漢和親乃遣終軍使南越軍自請願受長纓必係羈南越王而致闕下賈誼曰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俱啓冊冊並圖青史

善曰漢書曰高祖論功定封以冊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又有前史子音義曰古史官記事

冊書也寧當畢分寸之末競錐刀之利哉下官

聞積毀銷金積讒磨骨

善曰左傳叔向詰于產之鄉陽上書曰衆口鑠金積毀銷骨

向曰言毀讒之深能銷磨金石之堅

取疑於盜金近則伯魚被名於不義

善曰漢書南陽人爲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其同舍郎金已而同舍郎覺妄意不疑不疑謝有之

買金償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郎大慙范曄後漢書曰第五倫字伯魚京兆人舉孝廉補譙

國警長後從王朝京師得會帝戲倫謂倫曰

卿爲吏第婦公不過從兄飯寧有之耶倫對曰

臣三娶妻皆無父少遭飢亂實不妄過人食帝

大笑也

善彼之二子猶或如是況在下官焉能自免昔

上將之恥。絳侯幽獄。名臣之羞。史遷下室。善曰

遷答任少卿書。絳侯誅諸呂。囚於清室。而僕又

俱之蠶室。良曰。絳侯周勃。持兵北軍。故曰上

將。後就國。有誣告。反而下廷尉。是謂恥也。太史

司馬遷為白李陵而下之蠶室。故云名臣之羞

蠶室刑之所至。如下官當何言哉。夫以善無魯連之

智辭祿而不返。接輿之賢。行歌而忘歸。善曰。司

曰。如僕尚何言哉。史記曰。秦使白起圍趙。聞魯

仲連責新垣行秦軍。遂引去。平原君欲封仲連

連。謝終不肯受。論語曰。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

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統曰。魯仲連為趙却

秦軍。趙欲封之。不受而去。子陵閉關於東。越仲

接輿。佯狂避世。而行歌。嚴光字子陵。會

蔚蔚。杜門於西秦。亦良可知也。善曰。後漢書曰

蔚人也。與世祖同學。及即位。變名姓。隱身不

胡岐三輔決錄注曰。張仲蔚扶風人也。少與同

郡。魏景卿隱身不仕。所居蓬蒿沒人。向曰。嚴

光餘姚人。餘姚越也。閉關謂不出也。杜門與閉

關。義同。扶風秦地也。良可若使下官事非其虛

知言皆恐患難故去於代。若使下官事非其虛

罪得其實。亦當鉗口吞舌伏匕首。以殞身。善曰

曰。鉗墨翟之口。燕州子荆軻曰。日光向軻吞舌

而死。翰曰。鉗口吞舌不言也。匕首。劍也。殞。自

也。何以見齊魯奇節之人。燕趙悲歌之士乎。善

左氏傳曰。子曰。子事我而有私於讐。何以見魯

衛之士。漢書王先。生謂鄒陽曰。今子欲安之乎

陽曰。齊楚多辨。智韓魏時有奇節。吾將歷問之

史記曰。荆軻之燕。高漸離悲歌擊筑。荆軻和而

歌於市。又曰。趙大夫悲歌慷慨者。方今聖曆欽

也。濟曰。齊魯燕趙義俠所出。

也。濟曰。齊魯燕趙義俠所出。

美出近人手筆  
天下未業下像  
可揚而下官云  
若市如此鋪張  
葆飾此是六朝  
姿態不尔便覺  
寂寞

明天下樂業善曰尚書曰放勛欽明管子曰天

天子也曆曆青雲浮洛善作榮光塞河善曰尚

數也欽敬也日成王觀于洛河沈璧禮畢王退俟至于日昧

榮光並出暮河青雲浮洛臨壇街玄甲之

圖吐之而去也銑曰青西泊臨洮刀狄道北

雲榮光行河洛之瑞也淮南子曰秦之時丁壯丈夫

距飛狐陽原善曰淮南子曰秦之時丁壯丈夫

至豫章桂林北至飛狐陽原高誘曰臨洮隴西

之縣洮水出北狄道漢陽之臨洮也飛狐蓋在

代郡飛狐山陽原蓋在太原莫不浸仁沐義昭

向曰昔邊名泊洮皆至也景飲醴善曰楊雄靈賦曰文王之始起及仁

帝率擢烟景飲醴黃英為靡木均曰昭景為景

星所炤也翰曰言旁及四夷皆浸沐天子之

仁義景星醴醴泉皆瑞也謂昭而下官抱

星之明飲醴泉之味昭明也

圓門含憤獄戶善曰周禮曰以圜土教罷民鄭

門亦獄門抱痛一物之微有足悲者善曰家語

含憤恨之深也公曰一物失理亂亡之端此思憂則憂可知矣

良曰凡一微物失其所足可以悲而况人乎

仰惟大王少垂明白則梧丘之竟不愧於沈首

鵠善作亭之鬼無恨於灰骨善曰晏子春秋曰

坐睡夢見五丈夫倚徙稱無罪公問晏子曰昔

先公靈公出畋有五丈夫來驚獸悉斷其頭而

葬之命曰丈夫丘命人掘之五頭具在公令厚

葬之乃恩及白骨故云不愧沈首也說苑曰景

公畋於梧丘謝承後漢書曰蒼梧廣信女子蘇

娥行宿高安鵠巢亭為亭長龔壽所殺及婢致

行宿高安鵠巢亭為亭長龔壽所殺及婢致

富取其財物埋致樓下交趾刺史周敞行部宿  
亭覺壽姦罪奏之殺壽列異傳云鶴奔亭  
銑曰交州刺史周敞行部至鶴奔亭夜有婦人來  
告寬曰妾夫亡妾欲還鄉行至此為亭長所殺  
埋井中敞掘之果然言寬不任肝膽之切敬因  
得明假使灰粉亦不恨也

啓

奉荅勅示七夕詩啓

任彦升

善曰梁武詔昉曰聊為七夕詩  
五韻殊不近詠歌卿雖訥於言  
而辯於才可即制付  
使向同善注  
亦極調絃風度

臣昉啓奉勅并賜示七夕五韻竊惟帝迹多

俯同不一託情風什希世罕工

善曰春秋合誠  
圖曰黃帝布迹

必稽功務法宋均曰述行述謂功績也春秋保  
乾圖曰帝異緒毛詩題曰關雎之什魯靈光殿  
賦曰貌希世而特出翰曰緒事也俯下也不  
一言多也風什謂篇章也罕少也言遠代以來少  
有如帝善雖漢在四世魏稱三祖善曰四世漢  
文如此也魏志高貴鄉公詔曰昔三祖神  
謂魏武文明也魏志高貴鄉公詔曰昔三祖神  
武聖德應天受祚齊曰謂武帝雖當漢之四  
世魏三祖謂武帝文帝明帝也高貴鄉公詔云  
昔在三祖故因言祖也此皆有文之主故昉引  
之  
寧足以繼想南風克諧調露者舜彈五絃琴  
造南風之詩其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  
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王肅  
曰薰風至貌也樂動聲儀曰時元氣者受氣於  
天布之於地以時出入物者也四時之節動靜

各有分職不得相越謂調露之樂也宋均曰調

露調和致其露也使物茂長之樂也良曰舜

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克能諧和也四節不

相違謂之調露之樂皆謂帝文章音律若此漢

魏之主不足性與天道事絕稱言善曰論語子

以繼想耳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

而聞也銑曰言帝之性合於天道不可得稱

也豈其多幸親逢且暮善曰左氏傳羊舌職曰

子曰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臣

暮之遇也向曰自言多幸而親逢聖人是旦臣

早奉龍潛與賈馬而入室晚屬天飛比嚴徐而

待詔善曰答賓戲曰尼蟠天飛者應龍之神也

拜樂安侯為郎中又曰東方朔待詔金馬門

翰曰易云潛龍勿用謂帝在齊朝時訪已得承

奉也法言曰以孔子之門論賦賈誼升堂相如

入室昉自言彼時已有升堂入室之聲易曰飛

龍在天謂帝建梁而登極也漢嚴安徐樂上惟

疏言世務昉自云此時同此二人而待詔矣

君知臣見於訥言之旨取求不疵表於辯才之

戲善曰左氏傳君子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

初申侯有寵於楚文王曰惟我知汝汝專利而

不厭余取余求不女疵瑕也裴詭集有辯才論

濟曰言帝知我謹輒牽率庸陋式謝天獎庸陋



罔識所寘

音至惡愧也寘置也

謹啓

爲卞彬謝脩卞忠貞墓啓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卞彬字士

蔚官至綏建太守卒濟陰下錄曰壺字望之永嘉中除著作郎蘇峻稱兵爲尚書令右將軍領右衛峻至東陵口六軍敗績壺乘馬被甲赴賊二子珍盱見之隨從俱爲賊所害贈待中開府謚忠貞公珍真忍切盱休干切

任彦升

只是鍊淨修德是在

臣彬啓伏見詔書并鄭義泰宣勅當賜

五臣無當賜字

脩理臣亡高祖晉故驃騎大將軍建興忠貞公

壺墳塋臣門緒不昌天道所昧忠構身危孝積

家禍名教同悲隱淪惆悵

善曰正隱晉書本傳及二子死徵士君湯

聞而歎曰父爲忠臣子爲孝子忠孝之道萃於一門可謂賢哉世說樂廣曰名教中自有樂地

爲之悲傷也

隱淪謂微士

而年世貿遷孤

使碑表蕪滅丘樹荒毀狐兔成穴童牧哀歌

善曰

相子新論曰雍門崗以琴見孟嘗君曰竊悲千秋萬歲後墳墓生荆棘狐兔空其中樵兒牧豎躑躅而歌其上也蕪沒也丘墳也狐兔穴其中童兒牧豎登其上

感慨自哀日月纏迫

善曰劉公幹贈

而歌也

五官中郎詩曰

淺意淡語切  
每得有安態  
此是筆下振  
凌之物

感既以長歎翰曰言彬自傷陛下弘宣教義

非求效於方今善曰杜預左傳序曰弘宣祖業

元命苞曰文王積善所潤之餘烈論語曰周任

也言壺為晉死王事而不樵蘇之刑遠流於皇

罪死不赦純曰此刑又絕今臣亦何人敢謝

啓以聞謹啓善曰劉璠梁典曰

上蕭太傅固辭奪禮啓助為尚書殿中郎

父憂去職居喪不知鹽味冬月單衫廬于墓側齊明作相乃起為建武將

款奉被還旨未垂察還旨謂不許其辭悼心

感既以長歎

陛下弘宣教義

善曰杜預左傳序曰弘宣祖業

元命苞曰文王積善所潤之餘烈論語曰周任

也言壺為晉死王事而不樵蘇之刑遠流於皇

罪死不赦純曰此刑又絕今臣亦何人敢謝

善曰劉璠梁典曰助為尚書殿中郎

父憂去職居喪不知鹽味冬月單衫廬于墓側

齊明作相乃起為建武將軍驛騎記室再三固辭帝見

其辭切亦不能奪翰同汪

任彥升全以造移使法移尤勝

近啓歸許庶諒窮

款奉被還旨未垂察

還旨謂不許其辭

悼心

悼心

悼心

悼心

悼心

悼心

悼心

笑圖泣血待旦

善曰左氏傳楚遠啓疆曰狐與

泣血尚書曰坐以待旦

言憂感深悼傷也失圖荒迷也

示均鎔造

善曰鵬鳥賦曰品庶每生倉頡篇曰鎔造

化所鎔鑄者也言我於衆類

之中微細示同造化之一物

拔虧教廢禮豈關視聽

善曰論語曰子張學干

教而廢禮豈敢關白於視聽哉

也所不忍言且陳茲

善曰言事迫情切口不忍

之新宮不昉

往從末宮

簡文詔曰祿不代耕非經通

飢寒無甘旨之資

限役廢晨昏之半

善曰禮記曰命士已上父子

鄭玄曰慈愛敬進之也禮記凡為人子之禮冬

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

良曰甘旨飲食晨昏

定省由飢寒限

膝下之歡已同過隙

之膝下以養父母禮記曰君子三年之喪二十

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亟之則是無窮

銑曰言父母生之膝下以養父

母此歡有如駟馬過隙之疾

可憑

善曰孫卿子孔子謂魯哀公曰君入廟而

其人亡君以此思哀則哀將焉不至矣左氏傳

能幾何

且莫醉外不親如在安寄晨暮寂寥

時也

苦若無王

善曰鄭玄周禮注曰喪所薦饋曰奠

聲類曰爵以酒祭地也論語曰吾不

覓若無王

聲類曰爵以酒祭地也論語曰吾不

與祭如不祭祭神如神在埤蒼曰閔靜也喪服傳曰無主者其無祭主王隱晉書曰傳咸遭繼母憂上書曰咸身無兄弟到官之日哀祭無主翰曰奠醑祭祀也言不親祭祀則祭神如神在何所寄也晨暮無人哭臨所守既無別理窮咽則寂寥無祭主矣閔空也

**豈及多喻**善曰呂安荅嵇康論曰易了之理不也窮咽哀泣也 **明公功格區宇感通有塗**尚書多喻多此喻也 **區宇**善曰區宇又 **若霈然降臨賜寢嚴命**善曰孟子曰 **是知孝治所被爰至無心**善曰 **啓事陳聞**善曰

向曰如此則是明王孝治天下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也爰於也 **錫類所及**善曰錫類言以 **匪徒教義**善曰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言以 **不任崩迫之情謹以**善作 **啓事陳聞**善曰 **謹啓**也

大臣註文選卷三十九

大臣註文選卷第四十

梁昭明太子蕭統撰

唐李善 呂延濟 劉良註  
張銑 李周翰 呂向註

彈事

奏彈曹景宗 良曰曹景宗為郢州刺史初

兵往救景宗及荊州援軍至三關頓  
兵不進聞司州沒即日退還延頸敵  
人縱暴緣邊景宗不能禦遂失三關  
有司奏景宗罪輒去州詣闕泥首待  
罪帝一 叙事明核議論精萬排俸中絕不易  
無所問 湯

任彥升 善曰梁典曰高祖即位  
昉為吏部郎遷中丞

善

不封...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臣聞將軍死綏咫尺步

無却顧望避敵逗撓教奴有刑善曰司馬法曰將

也有前一尺無却一寸杜預左氏傳注曰古名

退軍為綏漢書曰廷尉王恢逗撓當斬音義曰

逗曲行避敵也撓顧望也至乃趙毋深識乞不

銑曰八尺曰尺餘同注為坐魏主著令抵罪已輕善曰史記趙王將使

日括不可使將王曰毋置之吾已決矣毋曰王

終遣之即有不稱妄得無坐乎王許諾魏志太

祖今日自命將征行但賞功而不罰罪非國典

也其諸將出征敗軍者抵罪失利者免官也

身死家戮爰自古昔明罰在斯善本在斯在

身死家戮爰自古昔明罰在斯善本在斯在

身死家戮爰自古昔明罰在斯善本在斯在

身死家戮爰自古昔明罰在斯善本在斯在

身死家戮爰自古昔明罰在斯善本在斯在

身死家戮爰自古昔明罰在斯善本在斯在

身死家戮爰自古昔明罰在斯善本在斯在

身死家戮爰自古昔明罰在斯善本在斯在

身死家戮爰自古昔明罰在斯善本在斯在

身死家戮爰自古昔明罰在斯善本在斯在

身死家戮爰自古昔明罰在斯善本在斯在

身死家戮爰自古昔明罰在斯善本在斯在

身死家戮爰自古昔明罰在斯善本在斯在

今日將者軍破于外而家受罪於內也漢書廣

武君曰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善本在斯在

王身死妻子為戮呂氏春秋曰臣昉頓首頓首

民有逆天之道者罪死家戮也臣昉頓首頓首

死罪死罪竊尋獯獯險侵軼整擾疆陲王師

薄伐所向風靡善曰獯獯謂後魏也魏收後魏

左氏傳曰北戎侵鄭鄭伯曰彼徒我車懼其侵

軼我也杜預曰軼突也毛詩曰於鑠王師又曰

薄伐玁狁狁至于太原晉起居注曰檀道濟所向

風靡也翰曰獯獯後魏主也師

謂梁是以淮徐獻捷河兗凱歸善曰尚書曰海

軍也左氏傳曰齊侯來獻戎捷尚書曰濟河惟兗州

周禮曰師有功則凱樂齊曰淮徐河兗皆屬

梁地也捷軍所獲也東關無一戰之勞音途

師有功則凱樂而歸善本

以華後羅松  
事情大是華  
力切受乃在存  
俾而占地步上

此後似道在尔  
時恐未能終

作中罕千金之費

善曰吳曆曰諸葛恪作東關

亂所遂破北軍歷陽縣郡圖經曰東關歷陽縣

西南一百里史記蔡澤曰白起一戰舉鄢郢吳

志曰晉命鎮東大將軍司馬佃向塗中伏治北

征記金城西沂曰塗澗魏步道所出也文子曰

起師十萬日費千金張湛曰日有千金之費也

良曰言破敵之易東關塗中皆地名罕亦無也

氏起十萬之師而司部懸隔斜臨寇境善曰沈

日費千金也

日宋世分郢州為司州也

日司部司州也懸隔去都遠也

淹移歲五臣本

月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狡狡

恃楚眾憑陵弊邑也

向曰憑陵依據也

故司州刺史蔡道恭率勵

義勇奮不顧命全城守死自冬徂秋猶

善本轉

戰無窮亟摧醜虜

善曰劉璠梁典曰天監三年

於圍道恭少以勇力聞及病猶自力行城數日

不能起聞戰鼓聲憤叱而卒眾猶拒守無有二

心攻圍二年無有叛者入秋霖雨共澗一夜城

頽壯士猶不降及城陷捶其餘眾求恭屍卒不

能得也潘安仁開馬督誅曰率厲有方司馬遷

書曰常思奮不顧身汧馬督誅大將軍疏曰臨

危奮節保救全城論語子曰守死善道也史記

曰驃騎將軍轉戰過烏支山毛詩曰鋪敷淮濱

仍執醜虜

翰曰

方之居延則陵降而恭守比

之踈勒則耿存而蔡亡

文選

三

在

漢書曰耿恭字伯宗為戍已校尉恭以疏勒城

穿井十五丈不得水恭仰歎曰聞昔貳師將軍

人出居延北與單于戰陵兵敗降匈奴范曄後

漢書曰耿恭字伯宗為戍已校尉恭以疏勒城

穿井十五丈不得水恭仰歎曰聞昔貳師將軍

撰後真入切

取佩刀刺山飛泉涌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  
乃整衣服向井再拜為吏士禱有飛泉奔出眾  
皆稱萬歲乃令吏士揚水若使郢部救兵微接

聲援則單于之首又懸北關善曰鄒陽上書曰  
英雄記曰袁術嚴兵為呂布作聲援也漢書宣  
帝詔曰傳介子斬樓蘭王安歸首懸之北關也

後魏主也善曰單于豈直受降可築涉安啓土而已哉善  
漢武帝遣因杆將軍公孫敖築塞外受降城行  
音孟又曰涉安侯於單于以匈奴單于太子降  
尚書曰建邦啓土向曰漢武帝使因杆將軍

公孫敖築受降城涉安侯於單于以匈奴太子  
降是謂開寔由郢州刺史臣景宗受命致罰善  
夷狄之士善曰晉起居注詔曰擅道濟奉命

作不時言邁善曰晉起居注詔曰擅道濟奉命  
討不時言邁致討所向風靡毛詩曰還車言邁

翰曰受命故使蠅謂結蟻聚水草有依  
不即行也善曰漢書賈誼

曰高帝王功臣反者蠅毛而起吳志曰錢唐大  
帥種式等蟻聚為寇漢書曰獫狁獯鬻居于邊  
地逐水草遷徙也良曰言景宗縱方復按甲  
魏兵使如蟻蟻之結聚而依水草也

盤桓不進也李斯上書曰今逐客以資遂令孤  
敵善曰謝承後漢書胡城窮守力屈凶威  
孤城於絕域史記李左車謂韓信曰今足下情  
見力屈欲戰不拔左氏傳晉溫季曰逃威也杜  
預曰凶賊為害故曰威也雖然猶應固守三關  
向曰孤城謂司州也

文選

四

在

更謀進取而退師延頸自貽虧劔善曰劉璠梁



對公真八四

以冠軍將軍曹景宗為郢州刺史初司州被圍  
詔荆郢發兵往援曹景宗為都督及荆州援軍  
至三關頓兵不進聞司州沒即日退還延頸敵  
人縱暴緣邊景宗不能禦遂失三關諸戍有司  
奏罰罪景宗聞之輒去州伏闕泥首待罪帝一  
無所問三關延頸二戍名也管子曰民無取不  
可以固守漢書曰諸將曰楚數進取如淳曰進  
取多所攻也毛詩曰自貽伊戚陳琳檄豫州曰  
傷夷折衄劔折挫也疆場侵駭職是之由不有  
嚴刑誅賞安寘景宗即主五臣本無景宗即主  
日齊人侵魯疆場更來告公曰疆場之事慎守  
其一又范宣子數諸戎曰言語漏洩則職汝之  
由史記曰繁法嚴刑而天下振西征賦曰峻徙  
御以誅賞毛萇詩傳曰真置也主謂為主首也  
王隱晉書庾純自幼曰醉酒荒述昏亂儀度即  
主臣謹按河南尹庾純云云然以主為句臣當

下讀也 濟曰 臣謹案使持節都督郢司二州  
駭驚寘用也

諸軍事左將軍郢州刺史湘西縣開國侯臣景

宗擢自行間 遘茲多幸 善曰漢書衛青曰臣幸  
得待罪行間左氏傳羊

舌職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 銑曰言拔  
自行陣之間也遘遇也非分而得謂之多幸指

蹤非擬 獲獸何勤 善曰漢書曰上先封蕭何為  
鄼侯功臣皆曰蕭何未有汗

馬勞顧君臣等上何也上曰諸君知獵乎曰知  
之上曰夫獵追殺獸者狗也而發蹤指示獸處

者人也今諸公徒能走得獸者功狗也如蕭何  
發蹤指示功人也羣臣莫敢言也 向曰言景

宗指蹤非擬蕭何獲 賞茂通侯榮高列將 善曰  
獸勤勞不同諸將

蘇武謂李陵曰武父子位列將爵通侯應劭曰  
通侯者言其功德通於王室張晏曰後改為列

文選

五

侯見序列也方言曰列負檐下裁弛氏式鐘鼎邊

班列也翰曰茂重也善曰左傳曰齊侯使敬仲為卿辭曰弛於負

列檐君之惠也又曰宋左師每食擊鐘家語曰

子路南遊楚列鼎而食廣雅曰列陳也濟曰

負檐賤役也裁猶適也弛廢也擊鍾鼎食貴事

也邊和戎莫效二八已陳善曰左氏傳曰鄭人

疾也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

也良曰魏絳為晉悼公和戎狄而賜女樂二

八景宗無此功效而亦當此賜也自頂至踵功歸造化潤草塗

原豈獲自已善曰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致於

夫恬然無為與造化逍遙也喻巴蜀曰肝腦塗

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銑曰踵足也造

化喻君也言景宗之身負君之恩也且道恭

國苦戰以膏血塗潤原草豈宜有辭

云逝城守累旬景宗之存一朝棄中善曰史記

城守左氏傳曰宋華元為植筵功城者謳曰睥

其目儲其腹棄甲而復向口棄甲退敵也

生曹死蔡優劣五臣本作常若是惟此人斯有靦面

目善曰毛詩曰彼何人斯居河之湄又曰有靦

然而有面目也翰曰人昔漢光命將坐知千里

斯謂景宗也靦疆也善曰東觀漢記曰代郡太守劉興將數百騎攻

賈覽上狀檄至光武知其必敗報書曰欲復進

兵恐失其頭首也詔書到興已為覽所殺長魏

武置法案以從事善曰魏書曰太祖自作兵書

令者克捷違教者故能出必以律錙銖無爽

負敗也良注同

負敗也良注同

負敗也良注同

負敗也良注同

鄭玄禮記注曰八兩為鎰漢書曰二十四銖為兩也

也伏惟聖武英英略不世出善曰漢書蒯通說韓信曰功無二於

天下略不世出也向曰挺拔也略料敵制變

萬里無差善曰漢書趙充國頌曰於敵制

勝威謀靡元西征賦曰彼雖衆其焉用故中制

於廟筭孫子曰夫未戰而廟筭勝得筭多翰

日出征者必祭廟惟此庸國理絕言提善曰晉

宋公表曰臣是庸國濟曰庸國謂景宗也詩

云匪而命之言提其耳理絕言提不可與言也

自逆胡縱逸又患諸夏善曰劉琨勸進表曰逆

匈奴傳贊曰又矣夷狄之為患胡劉琨縱逸西都漢書

良曰逆胡後魏也諸夏中國也聖朝乃顧將

車書善曰沂馬督誅曰聖朝西顧關右震惶禮

乃顧謂春顧天下也一車書謂慙彼司氓致臣

欲平天下使車同軌書同文居注曰大司馬表曰

本作辱善曰晉起居注曰大司馬表曰司

累善曰晉起居注曰大司馬表曰司

氓善曰晉起居注曰大司馬表曰司

罪善曰晉起居注曰大司馬表曰司

罪善曰晉起居注曰大司馬表曰司

罪善曰晉起居注曰大司馬表曰司

罪善曰晉起居注曰大司馬表曰司

罪善曰晉起居注曰大司馬表曰司

續奏銑曰僚官也偏裨皆小將也絳沾也臣謹

奉白簡以聞略狀也臣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

死罪死罪臣昉稽首以聞翰曰稽首首

奏彈劉整善曰沈約齊紀曰整宋吳興太守元子也歷位持節都督交廣

越三州也

任彦升以雅後叙俚事之自有態

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臣聞馬援奉嫂不冠

不入汜凡毓育字孤家無常子善曰東觀漢記曰馬援事寡嫂

雖在閨內必衣冠然後見王隱晉書汜毓字稚春濟北人也敦睦九族青土號其家兒無常母

衣無常主也五臣作充土良注同是以義無是以二守士節夫

聞之有立善曰左氏傳曰裁哀伯曰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義士猶或非之東京

賦曰貞夫懷節班固漢書贊曰孟子亦曰聞伯夷之風懦夫有立志銑曰有立謂立志也

千載美談斯為稱去首善曰公羊傳曰魯人至

永保鴻名而臣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案齊

故西陽內史劉寅妻范詣臺訴列稱出適劉氏

二十許年劉氏喪亡撫養孤弱叔郎整善本

欲傷害侵奪分前奴教子當伯五臣本作百並

已入衆又以錢婢姊妹弟温仍留奴自使善本

又奪寅息遂婢綠草私貨得錢並不分遂寅第

二庶息師利去歲十月往整田上經十二日整

便責范米六斗哺食米未展送忽至戶前隔箔

善本無攘拳大罵突進房五臣本作屋中屏風上取

車帷准米去二月九日夜婢采音偷車欄夾杖

龍牽范問失物五臣本無物之意整便打息遂整及

五臣本無及毋并奴婢等六人來共善本無共至范屋中

高聲大罵婢采音舉手木是范臂求攝檢如訴狀

輒攝整善本有亡父舊使奴海蛤到臺辨問列稱整

亡父興道先為零陵郡得奴婢四人分財善本作賦

以奴教子乞大息寅寅亡善本作亡寅後第二弟整

仍奪教子云應入衆整便留自使婢姊及弟各

准錢五千文不分遂其奴當伯先是衆奴善本有整

兄弟未善本無未分財之前整兄寅以當伯貼錢七

千共衆作田寅罷西陽郡還雖未別火食寅以

私錢七千贖當伯仍使上廣州去後寅喪亡整

兄弟後分奴婢唯餘婢綠草入衆整復云寅未

分財贖當伯又應屬衆整意貪得當伯推綠草

與遂整規當伯行善本無行還擬欲自取當伯遂經  
七年不返整疑已死亡不廻更奪取婢綠草貨  
得錢七千整兄弟及姊共分此錢又不分遂寅  
妻范云當伯是亡夫私贖應屬息遂當伯天監  
二年六月從廣州還至整復奪取云應充衆准  
雇借上廣州四年夫直今在整處使進責整婢  
采音劉整五臣本無整兄寅五臣本無寅弟二息師利去  
年十月十二日忽往整墅停住十二日整就兄  
妻范求米六斗哺食范未得還整怒仍自進范

所住屏風上取車帷爲質范送米六斗整則納  
受范今年二月九日夜云善本無云失車欄子夾杖  
龍牽等范及息遂道是采音所偷整聞聲仍打  
遂范喚善本無喚問何意打我兒整母子爾時便同  
出中庭隔箔與范相罵婢善本無婢采音及奴教子  
楚王法忠善本作志等四人于時在整子母善本作母左  
右整語采音其道汝偷車校具汝何不進裏罵  
之既進爭口舉手誤查范臂車欄夾杖龍牽實  
非采音所偷進責寅妻范奴苟奴善本無苟奴列稱

善本無補娘去二月九日夜失車欄夾杖龍牽疑是

整婢采音所偷苟奴與郎遂往津陽門糴米遇

善本作過見采音在津陽門賣車欄龍牽苟奴登時

五臣本無時欲捉取遂語苟奴已爾不須復取苟奴

隱僻少時伺視人買龍牽售五千錢苟奴仍隨

遂歸宅不見度錢並如采音苟奴等列狀粗與

范訴相應重覈當伯教子列稱善本作孃被奪今在

整處使悉與海蛤列不異以事訴法令史潘僧

尚議整若輒略兄子遂分前婢貨賣及奴教子

等私使若無官令輒收付近獄測治諸所連逮

絳五臣本作繼應洗之源委之獄官悉以法制從事

如法所稱整即主善曰招明刑此文太略故詳引之令與彈相應也臣

謹案新除中軍參軍臣劉整閭閭關合三而名

教所絕善曰史記太史公曰李斯自閭閭歷諸侯申屈原曰關草尊顯讒諛得志世說

曰王平子胡毋彥國諸人皆任放為達或有裸體樂廣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為乃爾向曰

閭閭里巷也關草小人也直以前代外戚仕因

名教謂士君子也絕棄也善曰漢書曰班伯也與王許子弟為羣在綺襦袴之間非其好也翰曰前代外

戚謂是齊朝后妃之親也綺善曰漢書曰班伯也與王許子弟為羣在綺襦袴之間非其好也惡積釁稔親舊側

曰善曰左氏傳襄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給之

義曰列侯宗室見郅都側目也惡積與桀同誅漢書音

而妄肆醜辭善曰謂大罵也禮記曰嫂叔不通

極意敢言也詩曰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毛萇曰

謂罵言終夕不寐而謬加大杖謝承後漢書曰

或問第五倫曰公有私乎對曰吾兄子常病一

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家語曰孔子謂曾

子曰汝不聞乎昔瞽叟有子曰舜舜事瞽叟也

小極則待過大杖則逃走故瞽叟不犯不父之

罪而舜不失蒸蒸之孝

竟父不寐惡其姪則薛包善木分財取其老弱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汝南薛苞字孟嘗好學篤

行弟子求分異居苞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

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又若不能使也田廬取

其荒頽者曰吾少時所治意所戀也器物取朽

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高鳳自穢爭訟寡

安後徵拜侍中向曰注同

叟善曰東觀漢書曰高鳳字文通南陽人也鳳

女年老名聲著聞太守連召請恐不得免自言

鳳本巫家不應為吏又許與

寡嫂詐訟遂不仕翰注同未見孟嘗之深心

唯倣文通之偽迹善曰顏延年詠向秀曰深心

澆必偽向曰孟嘗薛包字文通高鳳字昔人睦親衣無常主善曰



西京雜記曰公孫弘起家徒步為丞相故人齊高賀從之弘食以脫粟飯覆以布被賀然曰何用故人富貴為脫粟布被我自有一弘大慙賀乃告人曰公孫弘內厨五鼎外膳一肴豈可以臨天下於是朝右疑其矯焉弘歎曰寧逢惡賓不逢故人良曰公孫弘為漢丞相故人高賀從之食以脫粟飯整何其不能折契鐘庾而襜之於姪其薄如此

昌帷交質微二反善曰謂取車帷也漢書曰占帷交質高祖每奠酒歲更而酒家常折券棄債左氏傳晏子曰釜十則鐘杜預曰六斛四斗也包咸論語注曰十六斗為庾詩曰漸車帷裳毛萇曰帷裳婦人車飾鄭玄曰帷裳童容也方言曰江淮謂襜褕為童容也左氏傳曰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翰曰漢高帝奠酒酒家折券棄債六斛四斗為鐘十六斗為庾言嫂雖負鐘庾之多亦宜折券不而整為六斗米而取嫂車帷為質言整之罪深襜褕帷裳也

人之無情一何至此實教義所不容紳冕所共

棄善曰莊子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謂之人仲長子昌

言曰引之於教義世教所不容向曰紳冕衣冠也臣等參議請

以見事免整新善本除官輒勒外收五臣本付

廷尉法獄治罪諸所連逮應洗之源委之獄官

悉以法五臣本制從事婢采音不款偷車闌善本

無龍牽請付獄測實其五臣本宗長及地界職

司初無糾舉及連逮請不足申盡臣昉誠惶誠

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稽首以聞

奏彈王源

善曰吳均齊春秋曰永

沈休文

善曰吳均齊春秋曰永

給事黃門侍郎兼御史中丞吳興邑中正臣沈約稽首言臣聞齊大非偶著乎前誥辭霍不婚

垂稱往烈

善曰左氏傳曰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有偶齊大非吾偶也漢書曰雋不疑為京兆尹大將軍霍光欲以女妻之不疑固辭不肯當班固不疑述曰不疑膚敏應變當理若乃交二族辭霍不婚後巡致仕良同善注

之辨伉儷合之義升降窳隆誠非

一揆

善曰禮記曰婚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代也左氏傳施氏之婦

怒施氏曰已不能庇其危懼尚書曰道有升降政繇俗革吳都賦曰厥隆異等孟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銑曰二族夫妻二姓也固宜本

其門素不相奪倫

善曰尚書曰八音克諧無相奪倫向曰使有倫理次第

使秦晉有匹涇渭無外

昌亮反善曰左氏傳曰晉公子重耳至於秦

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奉匜沃與既而揮之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孫綽子曰或問雅俗曰涇渭分流雅鄭異調翰曰懷嬴謂晉文公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涇水清渭水濁外猶雜也

自宋氏失御禮教彫衰

善曰荅賓戲曰衣冠之族日失其序善曰范曄後漢書霍璠奏記曰宋

族日失其序

善曰范曄後漢書霍璠奏記曰宋

傳鄭莊公曰周之子孫日失其序

姻媼亞淪

雜罔計斯庶善曰毛詩曰瑣瑣姻姪則無臚

曰有斯養卒如淳曰斯賤也 濟相謂曰姪漢書

曰淪混也罔無也斯庶皆賤人也 賈賈

利有如商 明日興典顏曾無愧畏 厲志賦曰苟

神祇之我昭永明日而無作孔安國尚書傳曰

必百世祀幽通賦曰毒世業之可懷 向曰胤

不可藥卻之家前徵未遠 善曰左氏傳叔向曰

大夫其家以此當時公卿之族徽美也 既壯

而室竊皆莫非阜隸 善曰鄭玄曰有室有妻妻

也言嫁娶之家貴賤 結禱離以行筮帚誘咸炎

其所 善曰詩曰親結其禱九十其宜毛萇曰禱

王勾踐行成於吳曰一介適女執箕帚於王宮

也 良曰女將嫁母為結其禱禱帶也婦人適

於人而執箕帚也今則 志士聞而傷心舊老為

非其匹偶是以失所 之歎息自宸歷御寓弘革典憲 善曰論語子曰

生以害仁也 銑曰宸歷天子歷數也雖除舊

御寓謂梁御天下也弘大革改憲法也 布新而斯風未殄善曰左氏傳曰有星孛于大

布新而斯風未殄 善曰左氏傳曰有星孛于大

布新而斯風未殄 善曰左氏傳曰有星孛于大

布新而斯風未殄 善曰左氏傳曰有星孛于大

布新而斯風未殄 善曰左氏傳曰有星孛于大

布新而斯風未殄 善曰左氏傳曰有星孛于大

布新而斯風未殄 善曰左氏傳曰有星孛于大

也尚書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向曰殄滅也陛下所以負

**哀**於興言思清敝俗者也善曰禮記天子負斧

負之言背也斧依為斧文屏風哀與依同詩曰輿言出宿尚書曰弊俗奢麗萬世同流韓曰

故言負哀敝俗謂雜為婚姻也臣實懦品謬亂

**掌天憲**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劉陶上疏曰今權子法自謙已謬雖埋輪之志無屈權右而狐鼠

妄而在此司雖埋輪之志無屈權右而狐鼠

**微物亦蠹大猷**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張綱字文俗餘人受命之部綱獨其車輪於洛陽都亭

曰豺狼當路安商狐狸遂秦大將軍梁冀東觀漢記曰皇甫嵩上言四姓權右咸各歛手也應

據詩曰城狐不可掘社鼠不可熏晏子春秋景

公問晏子曰治國亦有常乎對曰讒佞之人隱在君側猶社鼠不熏也去此乃治矣范曄後漢

書虞延謂馬成曰爾民之巨蠹久依城社不畏熏燒毛詩曰秩秩大猷良曰權勢也右用事

也賈誼曰城狐不掘社鼠不燹蠹敗也猷道也言已雖有張綱埋輪之志未能盡服權勢用事

者而王源事同狐鼠族有承藉一失網紀亦敗天道也風聞東海王源嫁

**女與富陽滿氏**善曰漢書尉佗曰風聞老夫父采也采聽商旅之言也銑源雖人品庸陋胃

日原東海人滿璋之富陽人實參華華榮華也曾祖雅位登八命善曰檀

陽秋曰王雅字茂德東海鄰人為右僕射周禮日八命作牧鄭司農曰一州之牧也王之三公

亦八命也韓曰雅為右僕射周禮禮八命作牧王者之三公亦八命祖少卿內侍

禮八命作牧王者之三公亦八命祖少卿內侍

帷幄濟曰少卿為侍中常侍父璿升采儲闈亦

居清顯善曰尚書曰亮采惠疇孔安國注曰采

遂居清顯良曰璿為東源頻叨諸府戎禁預

班通徹善曰應劭漢書注曰舊曰徹侯避武帝

徹通侯也源而託姻結五臣本唯利是求善曰

傳晉侯使呂相絕秦曰秦玷辱流輩莫斯為甚

輒攝媒人劉嗣之到臺辨問嗣之列稱吳郡滿

璋之相承云是高平舊族寵奮徂胄善曰魏志

伯寧景祐二年為太尉堯子偉嗣世說曰偉弟

也平人家計温足見託為息鸞覓婚善曰漢書董

家温而王源見告窮盡即索璋之簿閣善曰漢

書宋博曰王卿憂公齋閣閣詰府見璋之任王

國侍郎鸞又為王慈吳郡正閤主簿善曰吳均

王慈字伯寶早有令譽源父子因共詳議判與

為五臣本婚璋之下錢五萬以為聘禮善曰娶

徵皆曰聘周禮源先喪婦又以所聘餘直納妾

如其所列則與風聞符同竊尋璋之姓族士庶

莫辨。蒲奮身殞西朝。胤嗣殄沒。武秋之後。無聞。

東晉。善曰。晉初都洛陽。故曰西朝。後在江東。故曰東晉。臧榮緒晉書。陳畧有譽西朝于寶。

蒲奮。字武秋。公羊傳曰。紀子伯者。何無聞焉。爾

謂晉初都洛陽也。胤嗣。子孫也。殄。死也。蒲奮。字

武秋。言奮後不聞。子孫在東晉。其為虛託。不言自顯。王蒲連姻。

寔駭物聽。潘揚之睦。有異於此。善曰。漢書音義曰。連。親姻也。大

傳曰。文王施政而物皆聽也。潘岳揚仲武。誄曰。潘陽之睦。有自來矣。曹子建求自試表曰。古之

受爵祿者。有異於此。濟曰。駭。驚也。潘岳揚仲武。誄曰。潘陽之睦。有自來矣。言王蒲與此異也。

且買妾納媵。因聘為資。施衿之費。化充牀第。善曰。買妾。不知其姓。則

左氏傳。鄭子產曰。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

賦。鴉之賁賁。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闕杜。預曰。第。簣也。良曰。媵。從婦者也。儀禮云。女嫁。母施

衿。結帨。帨。帶也。牀。第。帳之間也。言買妾納媵。本

因聘婦之資。而取之。今源以嫁女之財。而納妾。成帷房之

私罪甚也。鄙情。罄之行。造次以之。糾慝。得繩。違

允茲簡裁。善曰。蜀志。諸葛亮表李平曰。臣知平

子曰。自伐無功。自矜不長。其在道曰。餘食贅行。王弼曰。更為疣贅也。言其違慝。信當此簡之所

貶裁也。尚書曰。繩愆糾謬。格其非心。銑曰。贅。惡也。言源情行鄙惡。造次用之。為事慝亦惡也。允信也。簡裁。即略

狀。奏聽裁制之。源即罪。善本。主臣謹案。南郡丞王源。忝藉世資。得參纓冕。善曰。漢書音義曰。無忌。去。秦有地資。

也。向曰世資祖父也。同人者貌。異人者心。必復

行媒同之抱布。善曰列子曰夏桀殷紂魯相齊

獸之心也。翰曰禮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

言源以行媒之且非我族類往哲格言薰不猶

善本作雜聞之前典。善曰左氏傳曰公欲求成

薰猶不雜聞之前典。于楚而叛晉季文子曰中

供之志有之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論語考比謙

曰格言成法。開馬督諫曰聞之前典。濟曰季

文子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哲智也。往智即文

子也。格至也。家語云。願曰聞薰猶不同器而

藏薰香草猶臭草。豈有六卿之胄納女於管庫

之人。善曰尚書曰六卿分職禮記曰晉文謂趙

文子知人所舉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

家鄭玄曰管管隸也。良曰周禮有六卿。宋子

言源祖父之貴也。曾嗣也。管掌庫賤人。宋子

河魴同穴於輿臺之鬼。善曰毛詩曰豈其食魚

齊之姜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

子又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左氏傳曰卑臣輿

又曰僕臣臺。銜曰子姜姓也。言源如此等家

之子孫而使其女嫁於輿臺之賤同穴為鬼也

高門降衡雖自己作蔑祖辱親於事為甚。善曰

合元善曰高門降衡修庭樹蓬說文曰憊輕易

也。蔑與憊古字同。向曰衡橫木為門。凡庶之

家也。言以已高門自降與凡庶連。此風弗翦其

親乃是輕祖考辱親戚也。蔑無也。善曰尚書大傳曰

源遂開黜世塵家將被比屋。周民可比屋而封

翰曰翦除源本塵汚也。聖明之宜宜以明科黜

代比屋可封恐此風被及也。

之流伍使已污之族永愧於昔辰方媯之黨輩  
心於來日善曰賈子曰宋昭公革心易行濟  
如此婚姻日伍等也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源所居官禁  
錮終身輒下禁止視事如故善曰言禁止其視  
也良曰言禁止視事源官品應黃紙臣輒奉  
使如昔無官之時也

### 荅臨淄侯

楊德祖

善曰太尉彪子餘同銑注  
曰典略曰楊脩字德祖謙恭才  
博舉孝廉除郎中丞相府主簿是時  
軍國多事總知外內事皆稱意自魏

太子以下爭與交好是時臨淄侯才  
捷愛幸數與脩書脩荅牋後曹公以  
脩前後漏泄言教交關諸侯  
乃收殺之曹植時為臨淄侯

脩死罪不待數日若彌年載豈由愛顧之隆使

係仰之情深耶善曰毛萇詩傳曰彌終也向

重也嘉命植書誦讀反覆雖諷雅頌不復過此善曰

也嘉命植書誦讀反覆雖諷雅頌不復過此善曰

也嘉命植書誦讀反覆雖諷雅頌不復過此善曰

陳氏之跨冀域徐劉之顯青豫應生之發魏國

斯皆然矣善曰仲宣投劉表寓流楚壤故云漢

不有司華石風  
度第銘鍊尚  
未至  
臨淄書中已作  
排法歷教諸云  
此作但且三程  
即得何乃云云  
此排列



留高密故云青也公幹淪飄許京故云豫德璉  
時居汝潁汝潁太祖食邑故云魏也良曰仲  
宣王祭字也寓於楚壤故云漢表陳琳屬於袁  
氏故云冀域徐幹昌於高密故云青劉楨游於  
許京故云顯於豫應據時居汝潁  
次潁太祖食邑故云魏此壘植書至於脩者聽

采風聲仰德不暇自周章於省覽何遑高視哉

善曰尚書曰樹之風聲家語曰孔子出乎四門  
周章遠望銑曰周章馳逐也遑暇也植書云  
足下高視於上

伏惟君侯少長貴盛體發旦之

資有聖善之教善曰毛詩曰凱風自南吹彼棘  
心母氏聖善我無令人向日

體同也發武王名且周公名次員用也聖善謂植父武帝也遠近觀者徒謂能

宣昭懿德光贊大業而已不復謂能兼覽傳記

留思文章善曰毛詩曰宣昭義問又曰人之秉  
彛好是懿德周易曰富有之謂大業

也翰曰宣布昭明懿美今乃含玉超陳度越

數子矣善曰漢書相譚曰揚子之書觀者駭視  
文義至深必度越諸子矣觀者駭視

而拭目聽者傾首而竦耳非夫體通性達受之

自然其孰能至於此乎善曰老子曰天法道道  
法自然鍾會曰莫知所

出故曰自然濟又嘗親見執事握牘持筆有

所造作若成誦在心借即書於手曾不斯須少

留思慮仲尼日月無得踰焉脩之仰望殆如此

矣善曰論語子貢曰仲尼不可踐也仲尼日月  
也無得而踰焉良曰執事謂植也尊敬之

此云此一段後稍  
甚得一篇更切

徐鉉重修說文序  
淮南子數萬金  
市常北呂曉  
精

故不指斥而託左右執事也。牘書板也。斯須。頃  
也。子貢曰：仲尼日月無得而踰焉。比植文章  
不可也。是以對鵠鵠而辭作。暑賦彌日而不獻。見

西施之容，歸憎其貌者也。善曰：越絕書曰：越王  
乃飾美女西施，鄭巴

使大夫種獻之於吳王。銑曰：植曾作鵠鳥賦，  
命脩作脩辭，不為也。又命作暑賦，脩雖造成，終  
日不敢獻，亦由見西伏想執事不知其然，猥受  
施之美，自憎其惡。

顧錫教使刊定。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刊削也。  
向曰：植書云：後誰復相知定。吾

文耶？是使脩刊定也。脩以無能，頓受眷顧，賜命矣。猥頓錫賜也。春秋之成，莫能

損益。呂氏淮南字直千金。善本有弟子掛口市

人拱手者，賢聖卓犖，固所以殊絕凡庸也。善曰：史記

曰：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共者，弗獨有也。

至於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于夏之徒，不能贊

一辭。相子新論曰：秦呂不韋請迎高妙，作呂氏

春秋。漢之淮南王聘天下辯通，以著篇章，書成

皆布之都市，懸置千金，以延示衆士，而莫能有

變易者，乃其事約，豔體具而言微也。翰曰：此

皆聖賢用心高大，以殊於凡庸之所。今之賦頌，

由致也。卓犖高大之兒，餘同善注。

古詩之流，不更孔公。風雅無別耳。善曰：兩都賦  
序曰：賦者古

詩之流也。文雖出此，而意微殊。濟曰：植書云：  
今往僕少小所著辭賦，一通相與更經也。脩言

今植之賦頌，乃與古詩相類，雖不脩家子雲老

不曉事，彊著一書，悔其少照作。善曰：植書云：揚  
雄猶云：壯夫不

為雄法言曰：或問吾子少好賦，曰：然童子雕蟲

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為是悔其少作也。子雲雄

字也與脩同姓故云脩家著  
一書即法言也 良同善注若此仲山周旦之

壽為皆有僂耶善曰毛詩序曰七月周公遭變

作者而吉父美仲山父之德未詳德祖何以言

之 銑曰仲山甫作周頌周公作鴟鴞詩言如

雄言則此二君侯於聖賢之顯迹述鄙宗之過

人皆有過也善曰楚辭曰吾聞作忠以

言竊以為未之思也造怨忽謂之過言論語曰

未之思也 向曰鄙宗若乃不念經國之大美

過言謂壯夫不為也

流千載之英聲銘功景鐘書名竹帛斯自雅量

素所蓄也豈與文章相妨害哉善曰曹植書曰

成一家之言東京賦曰念經國之長基封禪書

曰飛英聲國語晉悼公曰昔克路之役秦來屬

敗功魏顆以其魯退秦師于輔氏親止杜向

以其所獲書於竹帛傳遺後世子孫也 翰曰

魏顆追秦於輔氏其勲銘于景鐘景公鐘也書

名竹帛謂史書也雅量謂植之度量素常也植

善云吾雖薄德位為蕃侯猶庶幾戮力上國流

惠下人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豈以翰墨

為勲績辭賦為君子哉故脩以此言答也 輒

受所惠竊備蒙叟 叟 誦詠而已 善曰詩曰

日所惠謂賜文章也言已備誦詠敢望惠施以

之人而已 瞻暇昏耄脩謙詞也

忝莊氏善曰植書云其言不慙恃惠子之知我

於莊周之相知乎莊周喻植也惠施之德以忝辱

莊周相知者也故引之 良同善注李緒璪璪

何足以云善曰魏志曰劉季緒名脩劉表子官

至樂安太守 銑曰植書云劉季緒

好詆訶文章脩云何反答造次不能宣備脩死

罪死罪

與魏文帝牋

繪音寫聲抄相刻容穢雅不多風度

繁休伯

善曰文章志曰繁欽字休伯穎川人少以文辯知名以豫州從

事稍遷至丞相主簿病卒文帝集序云上西征余守譙繁欽從時薛訪車子能喉轉與笳同音欽牋還與余盛歎之雖過其實而其文甚麗向曰繁步何反繁音婆以受不以文餘文同

正月八日壬寅領主簿欽死罪死罪近屢奉牋不足自宣頃諸鼓吹廣求異妓時都尉薛訪車

子年始十四

善曰丘氏傳曰叔孫氏之車子鋤商獲麟翰曰鼓吹音樂也妓能

也都尉官名薛訪車子姓名

能喉轉引聲與笳同音齊曰笳

自上呈見果如其言

善曰許慎淮南子注曰果成也良曰上主上也文

帝時未受禪

即日故共觀試乃知天壤之所生誠有

自然之妙物也

濟曰壤地也潛氣內轉哀聲善本外

激大不抗越細不幽散聲悲舊笳曲美常均善

樂汁圖徵曰聖人往承天以立五均均者亦律調五聲之均也宋均曰長八尺施絃也銑曰

抗高越過也幽散絕及與黃門鼓吹温胡迭唱

迭和喉所發音無不響應曲折沈浮尋變入節

欽為丞相主簿所以合性通輔以車子盡声相亮太子不以純力為答君臣宜謹執祚不長

文帝答書盛稱字上如世有也曰鎖美觀善歌嘉末云今之妙嘉莫如於律相清歌莫後於宋騰蓋能上流雲被下衣世物深悠風雲核屬多方也却固非車子唯轉長陰西能遠也吾鍊色知声雅在此豈得卜良日納之間房

凡賦琴瑟歌曲  
之法皆以景寫  
情寫聲方能相  
肖

全選四

二四

善曰漢書曰鄭聲尤集黃門集樂之所漢書音  
義如淳曰今樂家五日一習樂為理樂相譚雜  
論曰漢之三主內置黃門工倡也向曰黃  
門樂官名温胡姓名也迭更也變曲會也

初呈試中間二句胡欲傲其所不知尚之以一  
曲巧竭意匱既已不能善曰左氏傳曰韓宣子  
如楚叔向為介王欲傲

遺聲抑揚不可勝窮優游變善曰不能勝  
而此孺子

北狄之遐征奏胡馬之長思悽入肝脾哀感頑  
豔善曰古詩曰胡馬依北風  
濟曰北狄征胡

是時日在西陽涼風拂社背山臨溪流  
泉東逝同坐仰歎觀者俯聽莫不泣泣墮涕悲

懷慷慨善曰說文曰任衣衿也  
銑曰社自左

驥都史如緝塞姐名倡善曰魏志曰文帝令杜  
夔與左驥等於賓客之

詭異未之聞也善曰李陵與蘇武書曰陵自有  
識以來士之立操未有如子卿

是以因賤先白委曲伏

全選四

二四

想御聞必令餘懼其事速訖旋侍光塵寓目階

庭與聽斯調宴喜之樂蓋亦無量善曰左氏傳

馬詩曰吉甫宴喜 銑曰御進也事謂西征也也訖竟也光塵美言之與及也斯調喉轉也 欽

死罪死罪

荅東阿王牋

陳孔璋

善曰文章志曰陳琳字孔璋廣陵人也避亂冀州袁紹辟之使

典密事紹死魏太祖辟為軍謀祭酒

琳死罪死罪同加恩辱命并示龜賦披覽粲然

君侯體高俗

善本之林秉青萍干將之器善曰漢書

爰益諫文帝曰陛下有高世之行三呂氏春秋

曰趙襄子遊於囿中至於梁馬却不肯進青萍

為象乘青萍進視下豫讓却寢佯為死人叱青

萍曰去長者且有事青萍曰少而與子友子今

日為大事而我言之失相與之道子賊吾君而

我不言失為人臣之道如我者唯死之可也退

而自殺青萍豫讓之友也張叔及論曰青萍既

礪於鋒鏑危乎割機於用刀越絕書曰楚人歐

冶子干將為鐵劍二枚一曰干將二曰莫邪

翰曰辱命謂得植書察然明白兒也 濟曰王

即諸侯也故云君侯高俗言才 拂鐘無聲應機

高過一代青萍干將皆劍名也 立斷善曰說苑曰西閭過東渡河中流而溺船

不聞干將莫邪拂鐘不鐸試物不知然以之綴

不聞干將莫邪拂鐘不鐸試物不知然以之綴

履曾不如兩錢之錐今子持截乘扁舟子所能也若試與子東說諸侯王見一國之主子之蒙然無異於未視狗也又曰淳于髡三稱鄒忌三知之髡等辭屈而去故所以尚于將莫耶者貴於丘斷良曰錚聲也夫所以貴於干將莫耶者貴於立斷截也皆謂植之才藝同於此矣餘文此乃天然異稟非鑽仰者所庶幾也善曰性自然受於異氣也孔安國尚書傳曰稟受也

而且高鑽仰者終音義既遠清辭妙句焱念絕不可近而致之煥炳善曰說文曰焱火華也向譬猶飛兔流星超山越海龍驥所不敢追況於駑馬可得齊足善曰呂氏春秋曰飛兔驟曩古之駿馬也流星言疾也李尤七歎曰神奔電馳星流矢驚

則莫若益野騰駒楚辭曰驢騾偃蹇而齊足翰曰飛兔流星神駿也馬八尺以上為龍驥良馬名可得言夫聽白雪之音觀綠水之節然後

東野巴人蚩鄙益著善曰宋玉諷賦曰臣援琴

淮南子曰手會綠水之趨高誘曰綠水古詩也東野下里之音也宋玉對問曰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也濟曰白雪綠水楚之上曲也比植文也東野巴人楚之下曲琳自此

其文見植文之美而覺已文之惡矣載懽載笑欲罷不能謹韞櫝

玩耽以為吟頌善曰詩曰既見復關載笑載言

我以禮欲罷不能也論語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櫝而藏諸吟頌謂謳吟歌誦良曰載則也歡言美之也韞藏櫝匱玩珍琳死罪死罪耽好也為吟頌者愛之深也

答魏太子牋

善曰魏略曰魏郡大疫故太子與質書質報之

吳季重

善曰魏志云吳質字季重齊陰人以文才為文帝所善為朝歌

長官至振威將軍文帝為太子特重答此牋也 銑同善注

二月八日庚寅臣質言奉讀手命追亡慮存恩

哀之隆

五臣本作降

形於文墨

向曰手命謂太子與質書也其書云二三

諸友零落

也形見也

日月冉冉歲不與我

善曰楚辭

曰老冉冉

而逾施論語陽貨曰歲不我與

昔侍

左右廁坐

眾賢出有微行之游入有管絃之歡

置酒樂飲

賦詩稱壽善曰漢書曰武帝微行私出張晏曰騎出入市里若

微賤之所為故曰微行漢書曰陳平厚具樂飲

太尉史記曰武安君起為壽如淳曰上酒為稱

壽也良曰謂在太子所時也廁列也眾賢謂陳徐

可終始相保

五臣本作報

並騁材力效節明主何意

數年之間

死喪略盡臣獨何德以堪父長陳徐

劉應才學

五臣本作試

如來命惜其不遂可

為痛切

銑曰陳琳徐幹劉楨應璩也來命謂來之言不遂謂皆死不遂其才志

凡此數子

於雍容侍從實其人也若乃邊境有

虞羣下鼎沸

軍書輻至羽檄交馳於彼諸賢非

其任也

善曰西征賦序曰雍容掄揚漢書曰嚴助侍從從容漢書田延年曰羣下鼎沸

此處稍蓋

此下四節錯後有章奏

此蓋自娘



社稷將傾。又息夫躬上疏曰：軍書交馳而輻湊，羽檄重積而狎至。向曰：雍容善和，見虞度也。有虞謂寇至也。輻，至言衆如車輻之湊於轂也。羽檄，徵兵之書。往者，孝武之世。

文章為盛。若東方朔枚臯之徒，不能持論，即阮

陳之儔也。善曰：漢書東方朔枚臯不根持論上。頗俳優畜之。翰曰：孝武漢帝也。阮

瑀陳琳也。其唯嚴助壽王與聞政事，然皆不慎。

其身善謀於國，卒以敗亡，臣竊恥之。善曰：漢書曰：唯嚴助

與吾丘壽王見任，用後淮南王朝賂遺助，竟坐

棄市。壽王後坐事，誅論語曰：舟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至於司

馬長卿稱疾避事，以著書為務，則徐生庶幾焉。

善曰：漢書司馬相如常稱疾避事，又長卿妻曰長卿，時時著書人，又取去文帝書曰：偉長著中論二十餘篇，爾雅曰：尚庶幾也。良而今各逝，曰：言徐幹比之相如，頗復近也。

已為異物矣。後來君子實可畏也。善曰：鵬鳥賦曰：化為異物。

又何足患？文帝書曰：後生可畏，來者難誣。伏惟

銑曰：謂後俊者也。孔子云：後生可畏。伏惟

所天。善本無伏。優游典籍之場，休息篇章之圃。

善本作圃。善曰：答賓戲曰：真娑娑乎術藝之場，休息乎篇籍之圃。項代曰：場圃，講藝之處也。

向曰：所天，謂君屬太子也。言以文章發言抗論。

典籍為場圃而優游休息於其間也。發言抗論。

窮理盡微，擿藻下筆，鸞龍之文奮矣。善曰：周易窮理盡性，故以喻焉。答賓戲曰：擿藻如春華，班固與弟超

書曰傳武仲下筆不休向曰抗高也摘亦雖

年齊蕭王才實百之善曰文帝書曰吾德不及

始封漢光武為蕭王光武曰吾三十時在軍中

此答之百謂此衆議所以歸高遠近所以同聲

勝百倍也善曰周易曰同聲相應然年歲若墜今質已

無已善曰周書曰同聲相應四十二矣白髮生鬢所慮日深實不復

若平生善本之時也但欲保身勅行不蹈有過

之地以為知己之累耳善曰莊子曰可以保身

再遇盛年一過實不可追臣幸得下愚之才值

風雲之會善曰論語子曰唯上智下愚不移

首展其割裂之用也善曰尚書曰日月逾邁左

命備悉故略陳至情質死罪死罪

在元城與魏太子牋善曰魏略曰質遷元

城令之官過鄴辭太

德焉不勝悽悽善曰尚書曰悽悽敬兒以來

大也觸曾奮首割裂謂冒鋒刃其死而効其用

以報善曰尚書曰悽悽敬兒以來

命備悉故略陳至情質死罪死罪

在元城與魏太子牋善曰魏略曰質遷元

城令之官過鄴辭太

德焉不勝悽悽善曰尚書曰悽悽敬兒以來

大也觸曾奮首割裂謂冒鋒刃其死而効其用

以報善曰尚書曰悽悽敬兒以來

子到縣與太子  
向同善注

吳季重  
祝諸手較後厚

臣質言前蒙延納侍宴終日曜靈匿景繼以華

燈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延進也楚辭曰角宿未  
旦耀靈藏廣雅曰耀靈日也楚辭曰蘭膏明

燭華燈錯翰曰謂辭太  
子時曜靈日月匿藏也雖虞卿適趙平原入

秦受贈千金浮觴旬日無以過也善曰史記曰  
虞卿者游說

之士也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金百鎰再見為上  
卿故號為虞卿又曰秦昭王為書遺平原君曰

寡人願與為十日之飲平原君遂入秦見昭王  
寡人願與為十日之飲平原君遂入秦見昭王

濟曰千金言多也浮汎也觴酒器也言比不  
能過已受太子之賜及宴樂之事餘文同

器易盈先取沈頓醒寤之後不識所言善曰孔  
安國尚

書傳曰沈謂醉寘也頓猶弊也良曰沈  
沉頓酒困也不記醉時所言恐有虧失即以

五日劉官初至承前未知深淺善曰言每事承  
前無所改易也

淵淺猶善惡也銑然觀地形察土宜西帶恒

山連岡平善曰左氏傳賓媚人曰先王疆理  
天下物土之宜漢書有常山郡張

晏日恒山在西漢書代郡有平邑及北鄰相人  
向曰岡山脊也平代二郡

乃高帝之所忌也善曰漢書曰上東擊韓信餘  
寇東垣還過趙趙相貫高等

耻上不禮其人上曰相人者迫於人也去弗宿

縣名餘文同重以抵水漸清疆宇喟然歎

曉景述子顯似  
賦以感慨抑揚  
有態

蘊子瞻題於此  
祀存此而化板在

息。息。淮。陰。之。奇。譎。亮。成。安。之。失。策。善曰漢書常

有氐水首受中丘西山窮泉谷入黃河氐音脂

漢書成安君陳餘背漢之趙遣張耳與韓信擊

破趙井陘斬陳餘泚水上奇譎謂拔趙幟立漢

幟失策謂不用李左車之言也齊曰漸漬浸

也疆界宇居也漢使韓信擊趙信使窺之知趙

相成安君陳餘不用李左車之計乃引兵來至

井陘口選輕騎二千持赤幟從間道躡山而望

趙軍又使萬人先行背水陣平旦信建大將旗

鼓出井陘口大戰良久信棄旗鼓走水上復疾

戰趙軍空壁爭信旗鼓軍望之大驚乃亂敗遂斬成

趙幟立漢赤幟趙軍望之大驚乃亂敗遂斬成

安泚水上信後為淮陰侯謂然歎聲亮信也不

用左車之言而南望邯鄲想廉藺之風善同良

敗故云失策也

也故想其風邯鄲趙所都也

東接鉅鹿存五臣

李齊之流

善曰漢書文帝問焉唐曰吾居代

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吾每飲食未嘗不

在鉅鹿也良同善注曰鉅鹿縣名也

士女服習禮教皆懷慷慨之節包左車之計

善曰西都賦曰都人士女殊異乎五方漢書廣武君

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議欲以下趙

願假臣奇兵三萬人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

堅壁勿與戰吾奇兵絕其後兩將之首可致戲

下成安君不聽也向曰慷慨而質闇弱無以莅

之翰曰毛萇詩傳曰蒞臨也

之風聲使農夫逸豫於疆畔女工吟詠於機杼

固非質之能也善曰尚書曰咎繇種德又曰

太子  
以下乃有本柱

無期漢書酈食其曰農夫釋耒紅女下機工與  
紅同毛詩序曰吟詠情性 濟曰邁行豫樂也

至於奉遵科教班揚明令下無威福之吏邑無

豪俠之桀善本作傑 善曰爾雅曰科條 賦事

行刑資於故實抑亦懷懷有庶幾之心善曰國

仲曰魯侯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而咨於故實  
孔安國尚書傳曰懷懷危懼見 良曰賦布也

懷懷故兒庶幾慕近也 往者嚴助釋承明之歡

受會稽之位壽王去侍從之娛統東郡之任其

後皆克復舊職追壽前軌今獨不然不亦異乎

善曰漢書曰嚴助為中大夫上問所欲對曰願  
為會稽太守數年賜書而制詔會稽太守君厭

承明之廬出為郡吏久不聞問助恐上書謝願

奉三年計最詔許因留侍中又曰吾丘壽王善言

格五召待詔拜侍中後為東郡尉復徵入為光

祿大夫侍中 銑注同曰軌迹也今不然者質

自言未得重入 張敞在外自謂無奇陳咸憤積

侍與彼異也 思入京城善曰漢書曰張敞為膠東相與朱邑

糾結固無二矣又曰陳咸字子康為南陽太守

咸數賂遺陳湯與書曰即蒙子公力得入帝城

死不恨矣後竟入為少府又 彼豈虛談夸論誑

曰陳湯字子公 向同善注 顯左右之勤

曜世俗哉斯實薄郡守之榮善本 古今一揆先

也翰曰彼謂張敞陳咸薄輕也輕 君郡守願在左右亦質之心

後不賢莫 搆焉知來者之不如今善曰爾雅曰質

易也論語曰後

意有餘

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濟曰撥致貿易也焉知來者不如今謂已情亦與張敞陳咸相類聊以當覲不敢多云見也質死罪死罪

### 為鄭沖勸晉王牋

阮嗣宗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鄭沖字文和榮陽人也位至太傅又曰魏

帝封晉太祖為晉公太原等十郡為邑進位相國備禮九錫太祖讓不受公卿將校皆詣府勸進阮籍為其辭良同善注

沖等死罪伏見嘉命顯至

魏曰嘉命即魏冊命竊聞明公

固讓沖等眷眷實有愚心以為聖王作制百代

同風襲德賞功有自來矣

善曰漢書武帝詔曰古者賞有功褒有德

左氏傳叔孫曰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向曰自從也昔伊尹有莘氏之媵

證臣耳一佐成湯遂荷阿衡之號

善曰說苑號子說梁玉曰

伊尹有莘之媵臣湯立以為三公毛詩曰實維阿衡實左右高王毛萇曰阿衡伊尹也翰曰

伊尹欲干湯乃為有莘氏媵臣佐湯伐桀以為阿衡周公籍已成之勢據

既安之業光宅曲阜奄有龜蒙

善曰尚書曰光宅天下又曰魯

侯伯禽宅曲阜毛詩曰奄有龜蒙遂荒大東毛萇曰龜山蒙山也翰曰武王既成王業天下

既安而封周公之子伯禽為魯侯治曲阜尚磻

磻之漁者一朝指麾乃封營丘

善曰尚書中侯曰王即迴駕水

畔至磻磻之水呂尚釣於崖史記曰西伯以呂尚為太師武王東伐師尚父左杖黃鉞右把白

旄以誓武王已平商封尚父於齊營丘魏書荀  
依勸進曰昔周公承文武之跡受已成之業呂  
望暫把旄簇一時指麾皆大啓土宇跨州兼國  
翰曰呂尚釣於磻溪故云漁者文王用以爲師  
武王伐殷用其計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爲師  
誓而滅殷故云指麾武王封於齊都營丘自是

以來功薄而賞厚者不可勝數善曰東觀漢記  
曹節上書曰功

薄賞厚誠有踧踏也然賢哲之士猶以爲美談善曰公羊  
傳曰魯人

至今以況自亮相國以來世有明德善曰王隱  
晉書宣紀

曰天子策命上爲相國又景紀曰天子策上爲  
相國毛詩曰世有哲王尚書曰明德惟馨濟

相也世有言不絕也翼輔魏室以綏天下朝

無闕政人善本作  
民字無謗言善曰南都賦曰朝無  
闕政風烈昭宣左氏

傳曰晉悼公即位民無謗言良曰綏安也前者明公西征靈

州北臨沙漠榆中以西望風震服羌戎東馳廻

首內向善曰王隱晉書文紀曰姜維出隴右  
帥輕兵到靈州大破之諸虜震服漢書

北地郡有靈州縣金城郡有榆中縣李陵書曰

遠聽之臣望風馳命爾雅曰震懼也長楊賦曰

靡節西征羌燹東馳封禪文曰昆蟲聞澤廻首

面內劇秦美新曰廻首內嚮喁喁如也銑曰

姜維出隴右帥輕兵到靈州擊大破之沙漠

榆中皆邊地名震驚也東馳內向皆來朝服

東誅叛逆全軍獨克禽闔閭之將斬輕銳之卒

以萬萬計威加南海名懾三越善曰王隱晉  
書文紀曰諸

葛誕反上親臨西園四面並攻須臾陷潰斬送

誕首魏志曰誕閉城自守遣小子靚至吳請救

名事要錄只  
節奏

吳遣唐咨王祚來應誕及斬誕唐咨王祚皆降  
 吳兵萬眾器仗軍實山積孫子兵法曰用兵之  
 法全軍為上破軍次之闔閭吳王也以比孫權  
 爾雅曰懼懼也郭璞曰即懼字也漢書有三越  
 謂吳越及南越及閩越也向同善注曰叛逆  
 謂葛誕反闔閭吳王也以比孫氏將則唐咨等  
 輕銳勁利之兵也萬萬計言多也加陵也南  
 海吳界懼服也三越謂越及南越閩越也

內康寧苛慝不作善曰過秦論曰苞舉宇內尚

叔向曰有楚國者其棄疾乎君居陳蔡苛慝不  
 作盜賊伏隱也翰曰寧安作起也苛慝繁惡

是以殊俗畏威東夷獻舞善曰范曄後漢書

後世服王化獻其樂舞濟曰殊俗故聖上覽

乃昔以來禮典舊章五臣本開國光宅顯茲太

原善曰毛詩曰率由舊章周易曰大君明公宜

承聖旨受茲介福允當天人善曰易曰受茲介

傳楚子曰軍志云允當即歸銑曰吉意也聖

意謂魏帝之意也介大允信也天人謂天意人

也元功盛勳光光如彼國土嘉祚魏魏如此日向

元大也光光明兒如彼謂破姜維之類內外協

同靡僭靡違翰曰協合靡無僭失也內由斯征

伐則可朝五臣本服濟江掃除吳會善曰國語

成定三革隱五刃朝服以濟河而無怵惕正而  
 文事勝矣銑曰由從斯此也吳會吳地名掃  
 除謂滅吳也西塞江源望祀岷山善曰漢書曰江水

此後稍臆動



犢塞謂報神恩也禮記曰東巡狩望祀山川漢

書秦并天下令祠官祠瀆山瀆山蜀之岷山也

向曰岷山江所在蜀也西塞迴戈弭節以麾天

言威蜀也望祀謂祭此山焉迴戈弭節以麾天

下善曰長楊賦曰迴戈聊指南越相夷靡節西

征羌楚東馳今以靡為弭誤也翰曰弭按

也麾天下遠無不服適無不肅善曰國語祭公

謂平一也遠無不服適無不肅謀父曰近無不

聽遠無不服也濟大魏之德光于唐虞明公

曰肅敬通近也良曰唐虞堯舜也相文齊桓公

盛勤超于栢文晉文公皆輔翼周室而公超越

之然後臨滄洲而謝支伯登箕山以揖許由豈

不盛乎善曰莊子曰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

暇治天下支或為交呂氏春秋曰昔堯朝許由

於沛澤之中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遂之箕山

之下也齊曰言公宜受封爵後立功至公至

如此然後退身豈不盛也揖謝肯讓也至公至

平誰與為鄰何必勤勤小讓也哉善曰仲長子

臨之以至公莊子惠行曰其道幽遠

而無人吾誰與為鄰向曰鄰比也冲等不通

大體敢以陳聞謙辭也

拜中軍記室辭隨王牋元暉汝稱許此請澤也

謝玄暉善曰蕭子顯齊書曰謝眺為塗

都遷新安王中軍記室牋辭

子隆世祖武皇帝中濟注同

故吏文學謝眺死罪死罪即日被尚書召以眺

補中軍新安王記室參軍眺聞潢汗上黃之水

下黃之水

願朝宗而每竭。驚蹇之乘。希沃若而中疲。善曰

傳曰黃汗行潦之水省書曰江漢朝宗于海班固王命論曰驚蹇之乘不駟千里之塗王逸楚

辭注曰蹇跛也法言曰希驥之馬亦驥之乘也李執曰希望也詩曰我馬維駉六轡沃若沃若

調柔也良曰黃汗兩水也蹇跛也沃若良馬之行見言此水雖欲朝宗于海此馬欲希良馬之

行必見竭涸疲殆無由致也自喻策鄙才疆小智願事於王不由於已所以終莫遂也何

則臯壤搖落對之惆悵岐路西東或以鳴善本

吧鳥合反善曰莊子仲尼謂顏回曰山林與臯壤使我欣欣而樂樂未畢也哀入繼之楚

辭曰草木搖落而變衰又曰惆悵予兮私自憐淮南子曰揚子見歧路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

以北入曰雍門哭見於孟嘗孟嘗君為之鳴吧流涕歎與鳴同銑曰臯壤搖落謂秋也歧路

長裾日曳後乘載脂善同濟注濟日鄒陽書

平裾冠衣之裾也日曳謂朝夕遊王門也魏

文帝書云文學託乘於後車詩日載脂載轄榮

立府庭恩加顏色沐髮晞陽未測涯涘善日曹

行日長者賜顏色楚辭日朝濯髮於湯谷兮夕

晞余身乎九陽良日言沐王之德深故不測

崖際也楚辭云朝濯髮於湯撫臆論報早誓五

谷晞余髮乎九陽晞乾也撫臆論報早誓五

本作肌骨善日演連珠日撫臆論心陳思王責

逝肌骨躬表日抱豐歸蕃刻肌骨銘鏤肌骨而不怠逝往也不寤滄溟未運波

臣自蕩善日司馬彪日轉運也又日莊周謂監

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

向日寤覺也滄溟海也莊子云鯤化為鵬海運

將徙於南溟又謂監河侯曰周視車有鮒魚曰  
我東海之波臣也滄溟未運王未遷轉也波臣  
自喻也**渤解方春旅**翻先謝善曰滄溟渤解皆

蕩失也皆自喻也**渤解方春旅**翻先謝善曰滄溟渤解皆  
海名方春鳧鴈時也喻王左右居也旅翻先謝  
自喻去王也謝清切藩房寂寥舊草善曰藩房

去也翻鳥羽也謝清切藩房寂寥舊草善曰藩房  
眺舍也劉楨贈徐幹詩曰拘限清切禁中情無  
由宣左氏傳曰軍門圭竇之人皆陵其上地

謂眺舊所居也清切悽傷也寂寥無人也輕舟  
反溯乎影獨留善曰言舟反而已留龜洛神

責躬表曰形影相弔五情愧越也良曰別王  
乘輕舟及向而望心已馳於王左右矣而形影  
相弔則白雲在天龍門不見去德滋永思德滋

留礙矣善曰穆天子傳西王母為天子謠曰白雲在  
深善曰穆天子傳西王母為天子謠曰白雲在  
尚能復來楚辭曰過夏首而西浮顧龍門而不

見王逸曰龍門楚東門也莊子徐無鬼謂女商  
曰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

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而喜及暮年  
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者思人之

深乎銑同善注曰言已想望於王猶白雲在  
天既與王隔唯待青江可望候歸艗於春渚善  
猶龍門不見善曰

冀王入朝而已候於江渚也杜預左氏傳注曰  
餘艗舟名也翰曰言已不可得往唯待王還  
京都也青江亦春驍朱邸方開效蓬心於秋實善

也艗舟名王乘也朱邸方開效蓬心於秋實善  
史記曰諸侯朝天子於天子之所立舍曰邸諸  
侯朱戶故曰朱邸莊子謂惠子曰夫子拙於用  
大則夫子猶蓬之心也夫韓詩外傳簡王曰夫  
春樹桃李秋得食其實也濟曰朱邸謂王在

京之郊朱其戶也蓬心非特達眺自謙也樹桃  
李秋取其實也眺願因得效已同於此而少報王  
如其簪履或存衽席無改善同良注良曰言  
我也少原之野有婦人刈著薪而失簪哭甚哀  
言不怠於舊也楚昭王亡其躡履已行三十步  
而還之左右曰何惜此王曰吾悲與之俱出不  
俱反自是楚國無相棄者晉文公至河令席蓐  
捐之咎犯哭曰席蓐所出也而雖復身填溝壑  
君棄之臣不勝哀衽席單席也善曰列女  
猶望妻子知歸攬涕告辭悲來橫集善曰高行  
曰妾夫不幸早死先狗馬填溝壑東觀漢記張  
湛謂朱暉曰願以妻子託朱生楚辭曰思美人  
兮攬涕而竚眙又曰涕橫集而成行漢書中  
山靖王曰不知涕泣之橫集銑曰橫交也不  
任犬馬之誠善曰史記丞相青翟

### 到大司馬記室牋

任彥升

善曰劉璠梁典曰宣德太后以公為大司馬錄尚書事以任昉為記室用舊也向曰齊宣德皇后令以梁高祖武帝為大司馬錄尚書事以昉為司馬下記

記室參軍事任昉死罪死罪伏承以今月令辰

肅膺

五臣本

典冊

善曰劉歆甘泉賦曰擇吉日

敬膺當也典冊謂受大司馬

德顯功高光副四海

善曰東觀漢記明帝

冊曰剖符封侯或以德顯朱浮與彭寵書曰

伯通自伐以為功高天下濟曰副被也

生之倫庇身有地

善曰曹植對酒行曰含生蒙澤草木茂延左氏傳子反曰

信以守禮禮以庇身良況昉受教君子將二

十年善曰魏文帝令曰况吾託士人之末列曾

舊咳改唾為恩眇眇力成飾善曰莊子孔子謂

唾之音古詩曰眇眇以適意向小人懷惠顧

知死所善曰論語子曰小人懷惠左氏傳其友

知以身命報德也昔承嘉宴屬有緒言提挈臣

苦結切之音形乎善謔豈謂多幸斯言善本不

渝善曰梁史曰始高祖遇昉於竟陵王西邸從

射也至是故引昉符昔言也莊子孔子謂漁父

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漢書廝養卒曰兩人

左提右挈滅燕易矣詩曰善戲謔兮漢書衛青

曰臣幸得待罪行間左氏傳羊舌職曰民之多

幸國之不幸詩曰寔命不渝毛萇曰渝變也

濟曰嘉宴乃謂於竟陵王席也緒未也提契謂

許以為記室也肯意也形是謔戲渝猶變也餘

注雖情謔先覺而迹淪驕餌善曰知梁武之必

仕齊邦是淪驕餌也論語子曰抑亦先覺者是

賢乎漢書相生欲借書班嗣報曰不結聖人之

網不輒驕君之餌也良曰言誤謬不能先覺

也湯沐具而非乎大厦構而相賀善曰淮南子

曰湯沐具而蠶虱相弔大厦成而鸞雀相賀憂

樂別也銑曰此高祖殺東昏侯昉免死非復

相弔也高祖既成大業明公道冠二儀勳超遂

而得相歡也餘注同

鼓後厚二絕

古。善曰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楚辭曰遂古之

高也二儀天地也勳將使伊周奉轡栢文扶轂

功也遂古往古也善曰上林賦曰孫叔奉轡羽獵賦曰齊相曾不

足使扶轂謂齊栢晉文翼戴周室也使之神功無紀作物

何稱。善曰言聖德幽玄同夫二者既無功而可

自然不立功也聖人無名不立名也莊子曰造物者為人司馬彪曰造物謂道也

首。善曰阮籍奏記曰羣英翹首俊賢抗足維此

魚目。唐突瑠璠。扶元反。善曰魚目似珠瑠璠

似珠白喻也瑠璠美玉也喻高祖唐突猶抵

顧已循涯寔知塵忝千載一逢再造難答善曰

漢記太史官曰耿況千載而一遇者也易曰天

造草昧言王者之恩同於上帝故云再造也

向曰涯分寔是塵汚忝辱也翰曰言千載一

逢聖人不誅已罪又與之官是再成於已其恩

難以答也雖則隕越且知非報善曰左氏傳齊

越于下毛詩曰匪報也永以為好也濟不勝

荷戴屏營之至善本作情善曰國語申謹詣

廳奉白牋謝聞昉死罪死罪

文選四

四三

化

嗣宗功述初存  
俸面此別全是  
水上揭蓋後故  
揚詞是直

百辟勸進今上

良曰今上謂梁高祖  
武帝也餘同善注

任彥升

善曰何之元梁典曰高祖武帝  
郡縣中都里人也劉璠梁典曰帝詔

授公梁公加公九錫公辭於是左長  
史王瑩等勸進公猶謙讓未之許瑩  
等又賤並任昉之辭也帝謂寶融也  
史記曰司馬遷自序作今上本紀  
然遷以漢武見在故云今上也

近以朝命蘊策冒奏丹誠

善曰方言曰蘊崇也  
謂尊崇而加策命也

蘊與韜同

銑曰朝命天子之命也蘊稱策書  
奏進也丹誠赤心也冒進赤心謂授梁也

被還命未蒙虛受

善曰易曰君子以虛受人  
向曰言高祖還讓帝命不虛

受之播紳顯顯恭深所未達

善曰司馬相如封  
禪書曰因雜播紳

韓詩章句曰萬人顯顯仰天告愬論語子曰丘  
未達也翰曰播紳謂百官也顯

顯敬仰覓未達言不知高祖之意蓋聞受金於

府通人之弘致

善曰呂氏春秋曰魯國之法魯  
人為人臣妾於諸侯有能贖之

者取其金於府子貢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辭不  
取其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往魯人不贖

人矣鄭玄禮記注曰致之言至也濟曰皆  
此言者言高祖不可復讓弘大也餘注同

蹈海隅匹夫之小節

善曰莊子曰舜以天下讓  
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

以舜之德為未至於足負妻攜子以入于海終  
身不反魏書荀攸勸進曰信匹夫細行攸等所

大懼良曰謂此者言高祖同是以履乘石而周  
不可如斯也匹獨也餘注同

公不以為疑增玉璜而太公不以為讓  
善曰尸



者武王崩成王小周公旦踐東宮履乘石假為天子十年周禮曰王行洗乘石鄭司農曰乘石王所登上車之石也尚書中候曰王至磻溪之水呂尚釣於崖王下拜曰切望公七年乃今見光景于斯尚立變名荅曰望釣得玉璜刻曰姬受命呂佐旌德合昌來提撰爾維鈴報在齊宋均曰旌理也向曰武王崩成王少周公踐東宮履乘石為假天子七年而不疑者蓋為天下非為已也乘石天子所登之石也太公即磻溪之水釣其涯得玉橫刻曰姬受命呂信之報在齊及佐周克殷遂封於齊而況世哲繼軌先德不讓者既功得之又天命也

**在民** 善曰毛詩曰世有哲王晉中興書曰王綏八世德名繼軌左氏傳晉士鞅謂秦伯曰藥武子之德在人如周人思召公馬翰曰言况高祖之家代有聖哲有遺德在人也謂高祖父順為齊侍中經綸章昧歎深微管善曰易曰兄懿監鄂州

子以經綸又曰天造草昧濟曰綸理也言經理草創在冥昧之時比孔子之歎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此加以朱方之役荆河是依善曰又深也微無也

梁典曰蕭順之生高帝及兄懿懿為豫州刺史鎮歷陽護軍將軍崔慧景反破左興衆十萬於鍾山宮城拒守豫州聞難投袂而起戰於越城慧景走追斬之除侍中遷尚書令左氏傳曰冬吳伐楚以報朱方之役杜預曰朱方吳邑也尚書禹貢曰荆河惟豫州良曰高祖兄懿為豫州刺史鎮歷陽護軍將軍崔慧景反破左興盛十萬衆於鍾山宮城拒守懿聞難投袂而起戰於越城破之惠景走丹徒追斬之除侍中遷為尚書令朱方丹徒也荆河豫州也言齊所以破惠景實依高祖

**班師振旅大造王室** 善曰尚書之兄懿之功也

旅孔安國曰班還也兵入曰振旅言整衆也左氏傳呂相曰我有大造于西

入曰振旅造城也。雖累繭救宋重胠尼存楚。善

戰國策曰公輸般為楚設機械將以攻宋墨子

聞之百舍重繭往見公輸般輸般服焉請見之

王王曰善哉請無攻宋高誘曰公輸般魯班之

子百舍百里一舍也重繭累胠也淮南子曰申

包胥累繭重胠七日七夜至于秦庭以見秦王

曰使下臣告急秦王乃發軍擊吳果大破之以

存楚國五以善本今觀古曾何足云。善曰呂氏春

臣與善本同以作居。善曰呂氏春

墨翟申包而惑其盜鍾功疑不賞。善曰呂氏春

不足云也。善曰呂氏春

有得其鍾者欲負而走則大鍾不可負以椎毀

之鍾恍惚然有音恐人聞之而奪已遽掩其耳惡

聞其過亦由此也漢書蒯通謂韓信曰臣聞勇

略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善曰呂氏春

魯侯欲掩已言無德也而不能賞懿之功歸政

闞豎而鳩殺懿也。善曰呂氏春

之自掩其耳喻東昏侯欲自掩過也書曰功疑

惟重漢蒯通曰功高天下者不賞喻懿有惟重

不賞之。善曰呂氏春

高功矣。皇天后土不勝其酷是以玉馬駿奔表

微子之去金版出地告龍逢之怨。善曰左氏傳

伯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也劉璠梁典曰東昏

荒淫歸政闞豎尚書令懿於中書省飲鴆薨論

語比考議曰殷或妲已王馬走宋均曰女妲已

有美色也玉馬喻賢臣奔去也論語陰嬖識曰

庾子之且金版剋書出地庭中曰巨族虐王禽

宋均曰謂殺關龍之後庾子旦庭中地有此版

異也龍同姓稱族王虐殺我必見禽也。善曰

酷當痛也紂惑妲已王馬走宋宋謂微子開於

宋也王馬喻賢人也以喻東昏無道賢人歸於

高祖矣桀殺龍逢於庚子之日有金版出於庭

有如此也。明公據鞶輟哭，厲三軍之志，獨居掩涕，激

義士之心。善曰：劉璠、梁典曰：高祖告難於荊州，

亡權悲感，未視事。張昭謂權曰：方今天下鼎沸，

何得寢伏哀戚，乃扶上馬陳兵而出？范曄後漢

書曰：馬援據鞍顧眄三國名臣，頌曰：輟哭止哀。

晉中書劉胤謂邵續曰：莫若亢大順以激義士

之心，奉忠正以厲軍民之志。向曰：孫權兄策

為許貢客所殺，權悲感未視事。張昭謂權曰：方

今天下鼎沸，何得伏哀戚，乃扶權上馬陳兵而

出？漢光武兄伯升為更始所害，光武獨居不御

酒肉，卧枕席，有涕泣處，言高祖於兄如故，能使

此二主三軍義士為之激厲也。輟止也。故能使

海若登祗，罄圖效祉。善曰：王逸曰：海若，海神名。

兒者，長尺人物，具馬霸王之君，與登山之神，見

且走馬前走道也。爾雅曰：罄，盡也。翰曰：楚辭

云：使湘靈鼓瑟兮，海若舞海若。海神也。齊桓公

北伐，見一小兒在馬前走，管仲曰：登山之神曰

俞兒，霸王之君，與則見祗神也。山戎孤竹東馬

景從伐罪弔民，一匡靖亂。善曰：漢書郊祀志曰：

山戎過孤竹，束馬懸車，上辟耳之山西，都賦曰：

天官景從尚書曰：奉辭伐罪。孟子曰：湯始征自

葛誅其君，弔其民。論語子曰：管仲相，桓公一匡

天下。左氏傳：宰孔謂晉侯曰：君務靖亂，無勤於

文選

四

得為天下父母濡。且明公本自諸生。取樂名教。

善曰鍾離意別傳曰嚴遵與光武皇帝俱為諸生樂廣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為乃爾。向曰

言高祖起自諸生。道風素論坐鎮雅俗。善曰王取樂於名教之間。道風素論坐鎮雅俗。隱晉書

劉琨表曰李術以素論門望不可與樵采同日也。孫綽子曰或問雅俗曰涇渭分流雅鄭異調

翰曰雅俗不習孫吳。邁茲神武。善曰曹植上疏謂正風俗。不習孫吳。邁茲神武。善曰曹植上疏

闇與之會周易曰古之聰明叡智神武而不區殺者也。良曰孫子吳子皆兵法也。邁成也。馬

盡誅之氓。善本濟必封之俗。善曰史記周公曰可誅尚書大傳曰周民可比屋而封也。孔安國

尚書傳曰濟成也。王充論衡曰堯舜之民比屋可封。桀紂之民比屋可誅。龜曰言變風俗若此。龜曰言變風俗若此。龜曰言變風俗若此。

向曰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虎兇出於匣龜玉毀於楨中誰之過也。今則不然誰之功歟。言獨五臣本為君子將五臣本使伊

高祖之功也。獨五臣本為君子將五臣本使伊周何地。善曰謝承後漢書王暢諫劉表曰蓬伯

曰言為君子將使伊尹周公何地而立也。某等不達通變。實有愚誠。善曰周易曰通不任恠口款。悉心重謁。善曰論

其變使民不倦。不任恠口款。悉心重謁。善曰論其變使民不倦。不任恠口款。悉心重謁。善曰論

恠恠誠懇也。廣伏願時膺典冊式副民望。善曰雅曰款誠也。伏願時膺典冊式副民望。善曰

傳師曠謂晉侯曰夫君神之生而民之望也。

奏記

奏記請蔣公

和曰嗣宗醜酒能放而文宜之。容其平今此奏記亦婉雅有度。豈不則相跡筆。

錢云阮多好飲而口不減否人物蓋極博也持託於酒而逃身讀晉書序傳可以想見月峰何足知云

阮嗣宗

善曰臧榮緒晉書太尉蔣濟聞籍有才雋而傲儻為志高問籍王默然後後辟之籍詣都亭奏記初濟恐籍不至得記欣然遣吏卒迎之而籍已去濟大怒王默默懼與籍書勸說之於是鄉親共喻籍乃就吏後謝病歸濟同善注

籍死罪死罪伏惟明公以含一之德據上台之

位善曰泰階六符經曰中階上星謂諸侯三公漢書音義曰泰階三台也良曰書云伊尹

作咸有一德含成也三台星三公位也濟為太尉即三公言上台重之也羣英翹首

俊賢抗足善曰易通驗卦曰萬人聞雞鳴皆翹首開府之日人人

自以為掾屬辟書始下下走為首善曰辟猶召也司馬

遷書曰太史公牛馬走應劭漢書注曰走僕也子夏處西河之上而文

侯擁篲五臣本作彗自歲反善曰史記卜商字子夏禮記曾子謂子夏曰事夫子於

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呂氏春秋白圭曰魏文侯師子夏李奇漢書注曰擁篲為恭也

如今卒持箒也銑曰擁鄒子居五臣本黍谷

之陰而昭王陪乘善曰劉向別錄曰鄒衍在燕有谷寒不生五穀鄒子吹律

而溫生黍七略曰方士傳言鄒子在燕其遊諸侯畏之皆郊迎擁篲鄭玄周禮注曰陪乘參乘

也向曰燕昭王敬其德而陪乘也夫布衣窮居韋帶之士王公

大人所以屈體而下之者為道存也善曰鄒陽

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說苑唐且謂秦王曰太王嘗聞布衣韋帶之士怒乎呂氏春秋曰王公

大人從而化之此得之於學也莊子曰若夫人者日擊手而道存焉

翰曰布衣韋帶皆賤服享皮藉無鄒卜之德而有其陋猥煩大禮何以當

之濟曰陋鄙也良曰猥左將耕於東臯之陽

翰黍稷之稅以避當塗者之路善曰漢書武帝制曰守文

之君當塗之士欲則先王之法以翼載其世主者甚衆也

銑曰東臯籍之所居之東也澤畔曰臯稅國稅也當塗謂事貴人也

負薪疲病足力不彊善曰孟子曰

曰孟子有疾王使人問疾孟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負薪之憂不能造朝列子曰非足力之

所及也何曰籍言力補吏之日非所克堪

以轉賢則庶光於所舉矣

六臣註文選卷第四十

方

三

皇朝文獻通考

卷之...

